

外蒙古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地理類)

外

劉虎如編

蒙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利 主編
周建人
宗亮 寰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廩
趙景源
殷佩斯

外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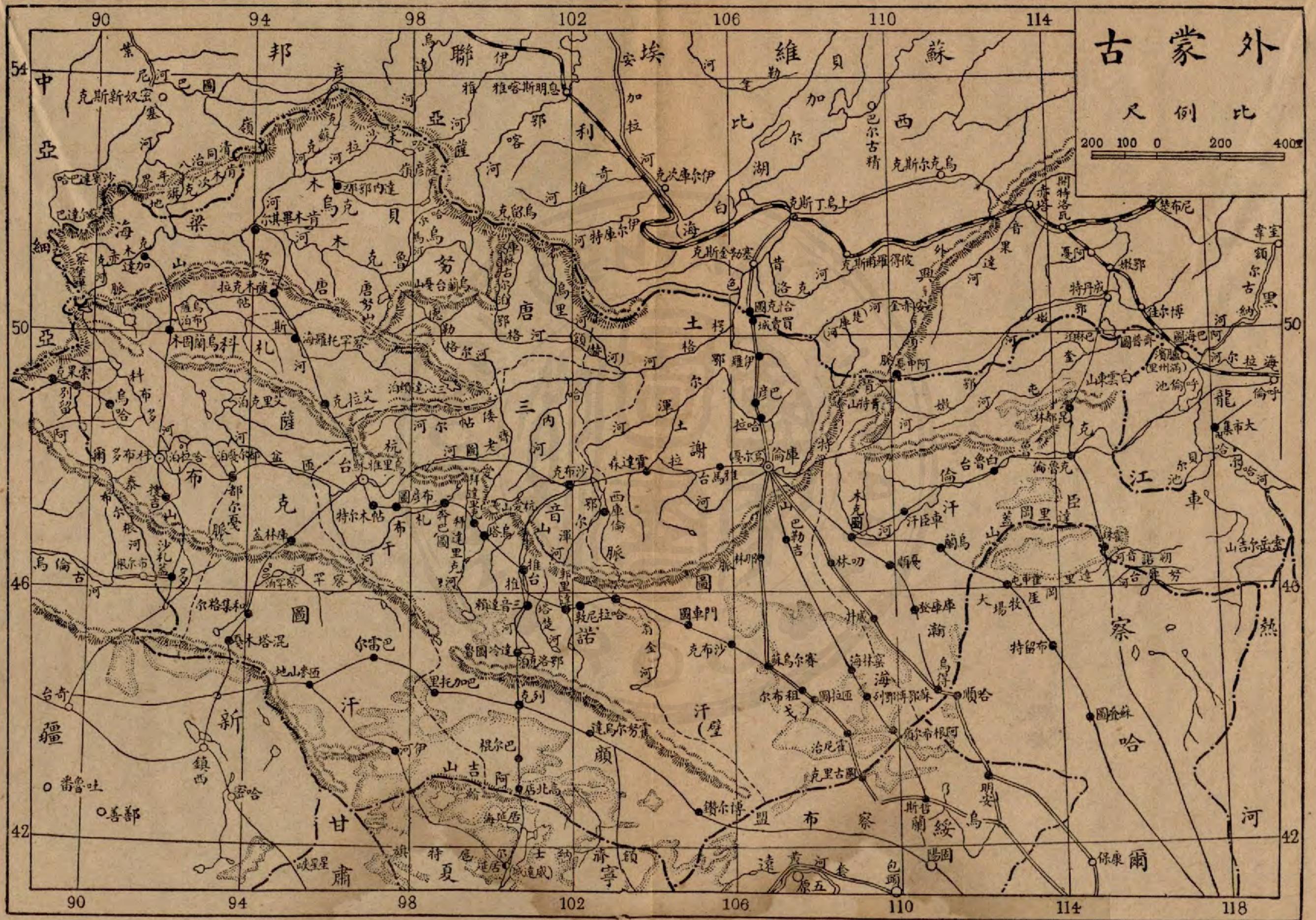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之獨立	五
第三章	戈壁	九
第四章	外蒙古的地質化石和其他古物	一八
第五章	外蒙古的民生狀況	二三
第六章	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	三〇
第七章	由庫倫至烏里雅蘇臺由烏里雅蘇臺至科布多	三五
第八章	交通	四三
第九章	蒙古旅行的方法	五一



第十章	帳幕中之一夜	六五
第十一章	物產和商業	七〇
第十二章	外蒙古人之衣食住	八〇
第十二章	燒酒	八六
第十四章	外蒙古的風俗習慣	九三
第十五章	寓言	一〇二
第十六章	故事	一一七

739.9
8756



國家圖書館

 002875647

1375917

外蒙古

第一章 導言

蒙古本來是種族的名稱，因為蒙古族蕃殖於那塊地方，所以就用種族名來做地名，也叫做蒙古，另外又叫做朔方，還有人叫他為朔漠。那末蒙古就是蒙古了，為什麼又有內外之分呢？原來蒙古地方的中間，有一帶沙漠地叫做「戈壁」，自東至西的橫互着，其結果則將一個蒙古分成兩個：在沙漠以北的稱為漠北蒙古，這就是外蒙古；在沙漠以南的，稱為漠南蒙古，這就是內蒙古了。

外蒙古位置在我國的極北部，東界黑龍江省，南界察哈爾，綏遠，寧夏三省，西界新疆省，北界俄屬西伯利亞。面積共有四百八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

二方哩，人口約有一百八十萬人，地曠人稀，可謂至於極點了。

這塊地方人口既然這般稀少，地方又是這般龐大；加之南部又有沙漠來做邊緣，內外兩蒙古又多了一層障隔；天氣又是很冷，風又是很大，冰天雪地，由中國內地人看來，真是一塊奇地，那裏敢大踏步的走進去。即或有一二個商人，被利慾所引動，去到那些大城鎮，如庫倫啦，科布多啦，烏里雅蘇台啦，做點買賣，販點物件，已經可以算做大不了的事情。從前那些執政者又以為相去太遠，鞭長莫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他自治也好，獨立也好，爾為爾，我為我，省得麻煩。於是外蒙古就成為莫明其妙之鄉。即使有幾次也曾派人前去監督或管理一切政務，也不過駐上面所說的這幾塊地方，較小的城鎮就不能見有他們的足跡了。話雖如此說，其實是交通不便，才致如此的；否則與內地往來極便，朝發夕至，那末外蒙古的「外」字早可除去了。

這樣一來，漢蒙之間，不但政治上發生隔閡，即人情風俗也大不相同，而

文化也居於落伍的地位，目下的情形雖已稍有不同，只因急於將思想上，習慣上，宗教上，政治上的種種束縛加以解除；所以又屢次受到俄人的誘惑了。

閒話少講，言歸正事，此處的地勢，是數條山脈包圍的高原：北面和西北有薩揚山脈，西南有大阿爾泰山脈，東南有肯特山脈，東北負哈馬爾達班，愛爾吉克，達爾額克泰岳等山脈；這些山脈的中央，又有唐努，杭愛兩大山脈。如果廣義的說起來，此等山脈都屬於所謂阿爾泰山脈。

河流甚多，大概都是流入無出口的鹽湖。主要的河流爲注入喀喇烏蘇湖的科布多河，注入奇勒稽思湖的查巴喀河，由烏魯克穆，貝克穆，和克穆齊克三流合成的葉尼塞河，和鄂爾坤河會流的色楞格河，注入烏普薩湖的特思河等。其中又以葉尼塞和色楞格兩河爲最大，西北大部分地方都受其本流和支流的灌溉。此外雖然還有若干稍大的河流，然多注入小湖，或者末端隱沒於沙漠，而本身也不能佔重要的位置。只有西北部的烏倫古河，倒還比

較有注意的價值。湖泊除上述烏普薩，喀喇烏蘇，奇勒稽思三湖之外，大的還是不少，都瀦於高原的低地，主要的有庫蘇古爾泊，都爾喀泊，烏倫古泊等。小的則不勝枚舉了。這些湖的面積，四時不同，水落時就乾涸而成小池沼，水漲時則又汪洋而爲大湖。

外蒙古地方的氣候，冬季極寒，夏季極熱，一日之內，晝夜之間，溫度的高低相差甚大。西北部因緯度之高和地屬高原的關係，寒威尤爲凜冽。一年平均溫度，以庫倫爲標準，則在攝氏表五度，冬至季當在零度下十五度，夏至季可以昇至二十四度。而空氣乾燥，沙風激烈，又爲此地氣象之特色。

全區域分爲喀爾喀，唐努烏梁海和科布多三部。喀爾喀又分四盟：（甲）東路，喀魯倫巴爾和屯盟，就是車臣汗地，領二十三旗。（乙）後路，汗阿林盟，就是十謝圖汗地，領二十旗，古羅格沁部落附牧於此。（丙）中路，齊齊爾里克盟，就是三音諾顏部地，領二十二旗，額魯特部前後二旗附牧於此。（丁）西路，扎

克必拉色欽畢都哩雅諾爾盟，就是札薩克圖汗地，領十八旗，輝特部一旗附牧於此。科布多部分：(1)杜爾伯特部左右翼二盟十四旗，(2)輝特部二旗，(3)扎哈沁部旗附扎哈沁信勇公旗，(4)明阿特部旗，(5)額魯特部旗。唐努烏梁海分：(1)舊定邊左副將軍所屬二十五佐領，(2)舊扎薩克圖汗所屬五佐領，(3)舊三音諾顏汗所屬十三佐領，(4)舊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門徒所屬三佐領。

第二章 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之獨立

外蒙古地方既在中國的極北部，南面又有沙漠和內蒙相隔，中央政府對於他，實覺得有鞭長莫及之苦。武昌革命軍起，各汗王公喇嘛便野心勃勃，祕密會議，共推舉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爲君主，驅逐滿清官吏，自立爲蒙古

帝國，以共戴爲年號。

至一千九百十五年（共戴五年）中俄蒙三方面開一會議（地點在恰克圖）結果由中國承認外蒙古爲完全自治區域，和中華民國只保存領土上一部分的關係。於是外蒙就設立自治政府爲統治機關，仍舊推戴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爲博克多汗。一千九百十九年，北京政府特任徐樹錚充西北籌邊使，旋將外蒙古的統治權完全取銷。不料一千九百二十年，俄國白黨因在本國沒有立足地，敗將巴龍恩琴又生了野心，想將蒙古地方收爲囊中之物，主意打定，便帶兵前來侵犯。可憐外蒙古那裏能夠和這班無家可歸，鋌而走險的俄國人相抵抗呢？所以到得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春天，白俄就入庫倫。到得此時，這班蠻橫無禮的白俄軍隊竟老實不客氣，喧賓奪主起來，將中國的官吏軍隊驅逐得乾乾淨淨。但是無禮之中也還不得不有稍事顧忌，於是利用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做個傀儡，算做是外蒙古的君主，而在後

臺牽線的卻是白俄，大權在握，可以肆行無忌了。

自從美國總統威爾遜大唱「國際聯盟」「民族自決」的高調以來，蒙古人民也視爲金科玉律。一千九百十九年，俄國白黨要人謝米諾夫利用這個機會，召集全蒙古的代表會議，擬在達烏里地方組織蒙古全體中央政府，暫設內務，財政，陸軍，外交四部，而統之以國務總理。誰知這一次蒙古人卻忽然聰明，曉得越俎代庖的居心不良，大加反對。同時外蒙自治政府也被取銷，反促成組織蒙古國民政府之機緣。不料蘇俄乘機而入，慫恿外蒙和布里雅特蒙古的志士，互相聯絡爲一體，召集蒙古軍隊，便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春天攻破恰克圖，建設蒙古國民臨時政府，而與蘇俄合力會剿佔據蒙古的白俄，遂於同年夏季進取庫倫，將巴龍恩琴的羽翼爪牙一概除去。

同年六月六日，正式蒙古國民政府成立，名義上仍舊以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爲君主，實權則在國務院。院置國務總理一員，分內務，陸軍，財政，司法，

外交五部。部設總長一人，主事員一人，祕書一人，書記若干人。部內如果分有司科，那末又當特設主事員，以專理一切。此外還有幾個獨立機關：如蒙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蒙古青年黨中央委員會，學術館，審查司，國民合作公司，中央委員會等等便是。餘如教育司和警察司，則附屬於內務部，稅務司則附屬於財政部，又有蒙古全軍參謀部，這是統治全境軍事機要的機關，權力極大，設元帥一人，參謀長一人，以爲統率，附屬有內防處，以防內亂的發生。

不久，外蒙國家主權就又歸入三大機關的掌握：其一，便是國務院的國務會議，這是由國務總理，各部總長，以及主事員，祕書和其他各機關的代表所組成，凡一切對內對外臨時發生的重要問題，都由此會議議決施行。其一是臨時國會，由喀爾喀四部和科布多，達里干，阿沙畢等處派遣代表所組成。其一是蒙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凡一切對內對外政治上的方針，以及隨時發生的重大問題，該會都有指導討論之權；雖經過國務會議議決的問題，也

可加以否認，至於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的人選，也由該會提出，所以實操有無上政權的，還是蒙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呢。

至於唐努烏梁海則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也有國民政府之組織，國名據字林報所載，叫做唐努都溫斯基共和國，京城叫做刻拉斯耐（舊名別落插爾斯克），當局的人都是黨員。黨的組織，人數也很不少，和俄國的共產黨頗為接近，也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每遇一定時期，召集大會一次，在大會閉會期間，由內閣執行行政務。

第三章 戈壁

蒙古人叫沙漠爲「戈壁」，在內外蒙古之間，也就是蒙古高原中最低的部分，高出海面約有二千五百尺至三千尺左右。沙漠之中並沒有什麼高

山峻嶺，但是高百尺至千百尺的邱陵，卻也未嘗沒有。河流雖然不少，大一點的卻是罕見，翁金河總算最大的了，其餘除了一兩條還可以稍稍有水之外，平時都是乾涸得不剩滴水，只留着道道河路，及到大雨一來，方纔得有流水，汪汪洋洋又居然名副其實了。這些河流，既然如此可憐，要他源遠流長，沛然注入大海，真是夢想也做不到的了，至於能够流入一個湖沼，已經算得頂上的運氣，大多數都是埋沒於沙漠之中。湖沼卻也很多，但是够得上我們舉出名字來的卻實在沒有，伊連湖已經是第一個大湖，如果和洞庭，鄱陽較量一下，真是一個是大盤，一個是小碟了。

戈壁沙漠中的情形，也因部分而有不同。因爲此地大部分盡是沙磧，既然不能黏結，風又來得格外的大，所以往往塵沙蔽空，不見天日。最有趣的，就是明明此地有一土堆，忽而大風一起，這土堆便隨之化爲烏有；又明明此處是一片平地，忽而風力播揚，沙石如雨，頃刻間卻成了一個邱陵。這種一天地

爲之易位，山川爲之變色」的情形，倒是沙漠中特有的奇景，不是山青水綠阡陌縱橫的地方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也有些地方是沙岩黏土所成，黏結得甚爲堅固；不特上面這種情景比較的少見，且常有岩石嵯峨，泉流滾滾，牧草豐茂，灌木叢生，野花雜卉，羅列滿地，這又是地獄中之天堂了。至於氣候，則在夏天時候，炎熱無比，好像四圍有火燒着的一般；到得冬季，又是寒冷異常，大有『墮指裂膚』的苦痛；秋冬之交，則又勁風捲地，沙石揚天，所有草木，也都連根拔起，沙漠中沒有大木，就是多大風的緣故。夏雨瀦蓄，低窪的地方常有一種植物，高四五尺，質如鐵線，風力也不能奈何他，所以有『剛草』之名，沙漠中的植物此草要算最大了。至於所見的禽鳥，有沙雉，雲雀，鴉等數種。沙漠之鴉，性質強頑，見人不懼，往來的旅客，多受其害，說起來真是一件新鮮的事情。當他看見有人經過，馬上一直飛上前來，左右盤旋，乘間啄奪食物，逐去復來，始終相隨不離。不知道的人，總以爲此鴉寄生於此荒涼寂寞之區，看見生人，所

以依依不捨，竟情願犧牲兩翅之力，親親熱熱的叫着跟着，誰知他卻居心不測，想來瓜分食物呢。有幾次他更將駝背的行囊啄破，或將頭上的帽子搶去，真可以叫做沙漠中的小強盜了。獸類則只見有麋鹿和鼯鼠二種。鼯鼠也叫黃鼠，溫暖的天氣，他就出洞游玩，看見生人，倒是非常客氣，以前足交叉，後足直立，好像正在拱揖的一般；大家因爲他彬彬有禮，就賞他一個好名字，叫做「禮鼠」和上面所說強盜般的烏鴉剛好相反。

說起沙漠之大，大概要居蒙古全土三分之一，自北緯三十七度黃河北岸起，至四十八度外蒙古的庫倫止；西自東經百度甘肅居延海的東部，跨滿洲和蒙古之經界，至興安嶺西麓爲止，長約三千里，寬一千二百里至一千七百里。只有自張家口至庫倫一段路途比較的稍爲繁盛，一路設有驛站，備有井水，隊商絡繹不絕。土人也分部居住，專事畜牧，窮一點的則以供給隊商駱駝的草料或賣獸糞。說也奇怪，世上最賤的東西，莫過於糞土了，誰知這裏卻

拿來賣錢，而且價錢很貴。到底是什麼用場呢？原來北地寒冷，沙漠中柴木煤炭，很難得着，所以乾的獸糞，就用來燒着禦寒，而不可一日缺了。據說燒着的時候，臭氣撲鼻，土人則行若無事，所以有人說他們的嗅神經失卻效用，其實也不過習慣成自然罷了。

最可驚異的，就是那班遊牧的人和隊商，當華氏表零點下二十二度之嚴寒，真有「繒纒無溫」的情形，而隊商則由張家口起程，跋涉窮途，橫渡沙漠，以往恰克圖，一路行來，上有烈風，下有堅冰，寒氣的凜冽，真如萬針刺肌膚，雖有重裘烈酒，也是無濟於事。而這班人則每逢冬季，還仍舊在沙漠上來往自如，未常休息，人力之足以抵抗自然，由此可見一斑。

現在還有一事極有興趣，就是沙漠中發見了古城。詳細情節，十三年二月十日申報曾有登載：

『世界新聞社譯紐約時報云：「十餘年前，風傳蒙古沙漠內發見一古

城遺跡深埋沙底，殆已數千年。一九〇七年，有一俄人科學探險隊，由科士洛夫教授（Professor Kozlov）爲領袖，赴蒙實地尋檢此古蹟。當時蒙古遊牧人種對於外人深懷疑慮，不願給以報告。其後由一蒙人爲嚮導，得達喀拉廓土（Harja-Khoto），即古城遺址所在處。該探險隊人，即於十五英尺深之沙磧內從事搜掘，則古城遺蹟赫然在焉。城牆及碑碣均保存未壞。據鄰近部落人民之曾在該處居住十世者，聲稱依彼等之記錄，該古城自始就在那裡，其能歷數千年無恙者，蓋因蒙地氣候乾燥，又有層沙保護之故。喀拉廓土城之街道房屋，已大半爲沙壓所毀，但檢得許多有趣味之古物，其中有佛教寺院及回教禮拜堂之遺物，中國紙鈔若干包，鈔上刊有字句，表示如有假造者，須受斬首之刑。又有銀製飾品及錢幣，皆封藏甚密。復於城垣外發見一圓錐形之石窖，中藏書籍二千冊，包括七種東方文字。考埋藏書物之由，係十三或十四世紀時，中國曾出兵攻取喀拉廓土城，圍之數年不下。後有中國工程師某設

策斷絕城中水源，用沙囊堵塞，通入城中之某河之水，而使其流向他方面。城內人民大渴，乃掘一深井，但得水不多。該城勢且不守，衆遂將金銀寶器盡埋於地下。城主某氏，手刃其妻和女，乃率衆於城缺處奮勇衝出，奈衆寡不敵，悉爲華軍屠殺云。探險隊於此石室內查得許多遺跡，足證當時該城居民文化之高。所藏書籍中，有波斯文，阿剌伯文及印度文之經典，蒙古文，漢文之古書；又有莊嚴佛像三百幀，均繪於絹布之上；又石刻男女佛像甚多。城中且發見運河遺蹟。探險隊復於該城附近搜得一石穴，爲白種人所從未得見者。」

沙漠的情形既如上述，但是清朝人方觀承的從軍雜記中，還有幾則零零碎碎的見聞，現在且節錄如下：

『翰海卽古流沙，蒙古呼爲戈壁，東西互萬餘里，徑千里或四五百里。沙石苴雜無草土。山色盧黑，焦赤無生氣，詫怪鹵莽，無起落向背分合之形。其通準噶爾者，爲習里哈戈壁，人跡罕至，荒昧爲尤甚焉。』

『翰海中，木之似草者四種：一類鍼松，莖粗於指，屈曲糾盤，折之如朽索，縷縷零落。一結實類蒿，紫綠色，凌冬不變，味鹹，名「布都魯哈那」，駝食之，如馬得豆。一細蕊如蓼，色紅，味苦，莖稍柔脆；馬餓亦食之，輒病瀉利，其性寒也。一叢枝如菊，末細莖無葉，相去粟許，膚輒周斷若刀截者然，根與布都魯哈那皆腐黑如出燼餘，撥之卽折。四木高不踰二尺，根芟糾結，沙石全積，叢叢纍纍，望之莫能窮際。』

『流沙中生木名「查克大」者，合抱，高丈餘，杈丫突坳，無葉，若常枯者然。外白中黃，若去皮之桑。小者細枝蓬蓬如檉柳，質堅重而脆，斧斤不易入，而折蹴之無難。折處呈纖孔，削之則否。蓋沙氣勁忍，而質虛陷，故所殖如此。行人資爲爨薪，微作硫氣。土人燒灰療胃病，復利女產。』

『入翰海二百里，至麻尼圖。一井清深，井東數十步有泉，泉上石洞可容數十人，鐫「涌泉洞」三字，頗有筆法，行人指爲仙蹟。』

『諾明戈壁舊有石臺，呼爲達蘭土魯，相傳漢時築，蒙古謂七十之數爲「達蘭」，峯爲「土魯」，今其處平沙無山，或云「峯」乃「烽」之訛。古謂墩爲烽，漢時傳烽塞上，此爲第七十烽，猶今言七十臺也。臺雜土石爲之，石瑩透如晶玉。蒙古謂青金石爲諾明。』

『翰海產石如瑪瑙，具五色，中空。隨其大小，欹正治器，頗可玩。大道所經，行人拾掇殆盡。』

『駝具十二肖形：鼠目，牛蹄，虎耳，兔脣，龍額，蛇項，馬腹，羊首，猴毛，雞膺，犬股，豕脣。翰海乏水草，惟駝不畏。牛食已復出嚼爲齧，齧一作呵，韓詩「合口軟嚼如牛呵」。駝能回嚼，卽不飢乏。』

『余行頓翰海中，忽婦孺數人至，蓋望煙知客過也。問其居，孤帳無鄰；問所有，乳羊數十；問所食，則指道旁草莖，其質脆，其味鹹，冬月不枯，瀹而食之；偶呷乳酪，比之肉食。給以餅果，爲未經見者，不敢輒以入口。嘗見蒙古氈帳皆相

就而居。此或其罪謫之人乎？』

第四章 外蒙古的地質化石和其他古物

外蒙古的地質，調查未詳；現在所曉得的情形，就是以花崗巖和變質巖爲主，所以色楞格河諸支流所產金礦甚富，庶幾可與黑龍江、西伯利亞齊名。此外則雲母石英也時有發見。而且煤礦之產不在少數，那末古生界和中生界的地層大概一定不少。至於中部的戈壁沙漠，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以爲這是大湖乾涸而成，而且以爲此湖存在的時期當在於太古代和古生代。但是近來有人加以研究，則附近一帶並無那時代的巖石，由此看來，湖迹之說，似乎又不足信了。不過沙漠中顯然有赤色和鳶色的圓礫石，而且沙巖黏土等也到處都有，此外又還有化石存在，那末此地之曾有湖泊是毫無疑義。據一般學者的探討，以爲此等化石是成於淡水湖的底部，並非由鹹水的內地湖

所成，果如所言，則此地各部於古代有大淡水湖可知了。至於西北部的高地，現在還有若干鹹水湖，這又是古代大鹹水湖的遺跡，但是不可以和沙漠地方相提並論。

外蒙古的地質，大概已如上述。但是還有若干關於古物的消息，對於研究外蒙古古代文化的人，當有些須價值。（一）俄國探險家彼得谷士洛夫博士曾在庫倫附近一帶地方掘得向未知名的獸骨和人骨甚多，因此博士深信蒙古地方或者是人類始生地，而且禽獸和爬蟲大部分也是由此發源。他所掘得的獸骨內，有各種鳥骨一百五十具，爬蟲蛇魚的骨頭一百具，大體的蟲類一千多具。此外又發見中國古代帝皇陵墓若干處；最奇怪的就是在這些墳墓中，還找到一些茶磚和麥粒，雖封閉墓中已有數千年，到現在還是很好，一點沒有霉壞，可以爲人類的食料，由此可見蒙古地方的乾燥了。他又掘出一個古貴婦人的墳墓，其中藏着古銅器甚多，都是精工的製作，高尙的美

術，又有綢製物數幅，上面所織的東西都是騎馬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像，真是出人意表的事了。

(二)美國第三亞洲探險隊隊長安得留斯曾向京中新聞記者說過；他們在阿爾泰山麓，掘得一千萬年以前古兩棲類遺卵化石之處。此外則更在層巖之中，找到六枚頭顱的化石，大小好像核桃一般。這種頭顱，在上次探險的時候，已找到一枚，後來經過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考究，方纔曉得這是兩棲類古蜥蜴的遺顱。但是此次到蒙古後，又得到博物館寄來的消息，那個頭顱已經確定爲哺乳類的遺顱。因此他們又前往該處搜掘，果然再得到六枚，形狀和袋鼠類動物的頭顱極其相似。在古生物學歷史上，哺乳類的頭顱化石，除了那一枚保存在英國博物院中的之外，沒有能比較這些更古的了。這些頭顱如果以年代說起來，比較一般人所公認爲哺乳類時代第三紀中的最古期還要早二三千萬年，大約是在白堊紀或白堊紀以前呢。此外則在

若干砂邱的巖層中，又找到各色各樣的石器，如槍頭，箭頭，和錐頭等等，做成的材料，大概都是碧玉和半透明的石英。這些東西又足以代表一種人類文化發展的時代了。

(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的時事新報載有一段國民通訊社北京通訊，題目叫做美人蒙古探險隊之成績，說道：

『美國亞細亞探險隊長安得留斯氏等組織之蒙古探險隊，近已安然回京，得極大之成功。據該氏自述，謂：「今回之探險，比前二回大不相同。此次探險隊實踏徧五千英里之長途，其中二千二百英里且爲前此所未歷。余等所收集之標本，共載百餘駱駝……至今回之成績，則我儕嘗發現野生之驢馬數百匹；古代人類之石器及璧玉等飾物一萬五千餘件；較阿利安人更早之古代人類之頭蓋骨四十餘具；且發見恐龍之卵。余儕深信此等發見物中，殊有無限之價值。由沙漠中人之頭蓋骨及其時代之遺物，吾人即可推知由

冷血之爬蟲類至溫血之哺乳幼物中間之過程。由張家口迤北三百哩之地，發見一化石牀，得二三十枚之頭蓋骨，亦爲化石探掘者未有之奇遇。而爲科學家最有興味之事者，於此風雨剝蝕非常荒涼之沙漠中，竟發現屬於有蹄動物之有角動物之頭蓋骨是也。此等化石，爲從未經人發見之珍品。該項頭蓋上附有扁平之二角，既大且平，狀殊滑稽；圓顱凹鼻，頗似犀牛頭。此外又發見海龍遺骸，其趾有蹼形之爪，與歐美所發見者大異，故於歐洲系統及美系統之外，當別立一蒙古系統。恐龍之卵，早經披露各報。但於卵化石之外，今復有恐龍頭蓋骨之發現，此類動物爲古代陸棲動物中最強大最進化之一種，與美國所發現者相似。其頭蓋之大小，頗有不同：大者至九英尺，小者亦四英尺。若求其類似，則象或近之，探險中所有遭遇，不能盡述。最可怖者，爲一晚突遭猛烈毒蛇之襲擊。當地之蒙古人，畏此毒蛇甚，以爲此係聖域之物，絕對不敢加以傷害。然是夜毒蛇之來，竟蟠於天幕上，嗣後陸續出現，探險隊員之帽

中靴中，無不蟠有毒蛇，共四五十條之多。其時各人面色無不發青，吾儕乃破蒙古人之迷信而殺之。又有一日，同隊員發現一黑羽大禿鷹，兩翅展開，廣達九英尺，近已送於紐約博物院，殆鳥類之王也。」

第五章 外蒙古的民生狀況

外蒙古人種大概可分爲三派：（一）喀爾喀種——這種人，身矮體強，皮膚黃中帶赤，面平鼻低，大半爲元代的苗裔。現在外蒙古的喀爾喀四部，除附牧外蒙古的額爾特，輝特二旗之外，都屬於此種。（二）額魯特種——這種人頭長得很大，面色是黃的，但是兩頰又稍帶黑色，鼻頭不高，眼小，耳大，多居於科布多的杜爾伯特部，以及所附的輝特旗，新土爾扈特部，新和碩特部，額魯特部，附牧喀爾喀，三音諾顏汗部的額魯特旗，附牧札薩克圖汗部的輝特旗。不過風俗習慣都和喀爾喀相同，所以也可以歸入喀爾喀種。據說額魯特原

來是元朝的牧奴。如姚明暉的蒙古志曾有幾句話：『蓋元之都和林也，設四牧廠於西。最西者在今額魯特地。額魯特卽其牧奴。迨蒙古浸微，額魯特漸強，遂叛而自立云。國（指清朝）初，雄長西北，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總稱四衛拉特。迨準噶爾之亂，傷亡甚衆，種亦衰微，今所存者皆鋒刃餘生也。』(二二)烏梁海種——這種人容貌和土耳其人相近，明朝人稱他爲兀良哈，他們自稱爲動巴。居住在烏梁海，科布多。在唐努山的爲唐努烏梁海，在科布多的爲阿爾泰烏梁海。至於此種人之所自來，則已經不可考了。

語言爲多綴的添着語，和土耳其語，滿洲語，同屬烏拉爾阿爾泰語系。母音有七，子韻有十七，二重韻有五，喉音和有氣音很多。至於方言雖種類不同，但是最純正的則爲喀爾喀語。

蒙古的文字，創始於元世祖。因爲那時候西番僧八思巴前來進謁，談了一會，世祖大悅。但是此時世祖還不曾爲天子呢。及到卽位，就尊八思巴爲國

師，命他編製蒙古新字。不過八思巴所製的字母，只有四十一個，新字也只有一千多個；又有語韻之法，使相關紐而成字。得到現在，據西域圖志雜錄章所說，準噶爾字書名「托忒」（就是蒙古文）共有十五字頭，每一字頭有七音，前三音爲開口呼，屬陽，後四音爲合口呼，屬陰。合十五字頭共得一百零五音，此外又有四外字頭，凡十五字頭有音短處，就用這四字來增補。

蒙古的教育，實在是幼稚得很。從前的時候，以爲養人有禽獸，養牲有芻薪。日用沒有缺乏，人事就算完了。教育一事，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實際並無什麼用處，所以無論男女老幼，都是日日夜夜專心致志於養羊，養牛，養駱駝，要他們來開設學校，教養子弟，不要說他們看做沒用，就是明明知其有用，也那裏能有如此人材來做教育事業呢？這也是人智未開，教化不行，舉止動作，一概都是太古草昧的風氣，所以輕視教育，這種情形，並不是外蒙古所獨有的啊！只有幾處人烟稠密的地方，有來過中國內部的，也就做倣漢人

的村塾，設立一二學校。但是普通學問，一概沒有，所教的不過是滿、漢、蒙三種語言文字罷了。而且生徒極少，所肄業的多是王公官吏的子弟，這是預備後來服官的地步。如果不是王公官吏的子弟，則他們讀書的目的，又不過是爲着將來可以入寺院爲僧徒罷了。

但是到得現在，卻也知道教育的重要了。政府也竭力提倡，所以已見有相當的成績。目下政府還沒有專設的教育部，就在內務部內特設教育司，管理全地方的教育行政。更在庫倫設立速成國民大學一處，人數已有四五十人；又有中學校一處，人數也到得六七十人；制服都極完備。小學校三所，人數共二三百名。設立在各旗的，也有十八處，人數有八九百名。又設有國家學術館，一面搜集蒙古各種古書古物，爲國家圖書館的籌備；一面編纂印行各種蒙古圖書，預備將來組織一個國家印書館，凡關於蒙古新舊學術文化的事業，都歸該館主持。但是所設的學校，由小學以至大學，一概都以蒙文、蒙語教

授，所用的教員，也都是蒙古人，凡體操的口令，和學生所唱的歌譜，也無一不是蒙古語和蒙古音。只有制服，則稍稍帶點西洋的式樣。

蒙古人素來極其信奉喇嘛教。不過喇嘛教實始於西藏，有紅黃兩派。蒙古所奉，便是西藏傳過來的黃教。滿清時代，就利用他信教的弱點，當做是愚弄蒙古民族的一種政策。故意看重喇嘛教，且尊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爲國師。如雍正元年，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來朝，死在北京，帝就親往祭奠，賜名號印冊，而且遣使護送至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稱胡圖克圖的後身（呼畢勒罕）已轉生於庫倫，又詔賜金十萬造寺。起初的時候，喇嘛的呼畢勒罕，所出並非一地一族。及到乾隆末年，則類多兄弟叔姪，而且大概都是汗王貝勒的子弟了。於是就有一件笑話出來：有一次，哲布尊丹巴死了，剛好土謝圖汗的福晉有孕，大家就指定他肚裏懷着的是呼畢勒罕。不料生出來的竟是一女。清高宗於是創立一種抽籤的方法，而呼畢勒罕自此不能預先指定了。上

面既然假作信仰，自然風行一時。蒙古人有兄弟二人，必定要將一個充喇嘛。全體喇嘛統歸胡圖克圖所管轄。一直到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外蒙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宗教和政治脫離關係，而國民黨青年黨更大聲疾呼輸入國民常識，所以喇嘛教的勢力已大減了。

至於蒙古人的生計，大多數是靠著遊牧，經營商業的人實居少數，而且從事於種植者也不能和遊牧的人數相比。現在且將吳祿貞先生所作的東西盟蒙古實記中蒙人之牧畜一段文字摘錄下來，雖然時過境遷，情形已稍有不同，而大概卻還是如此呢：

『草地不事耕種，則無疆界之分，任意遊牧，擇水草之肥，支棚以居，持竿而逐，一二日察視一度，清查數目。且牲畜均戀羣，無奔逸，且按戶有家畜，無攘竊之患，卽有攘竊，亦一索而得。故餘無他事，齧草臥岡，純任自然。牧馬之法，常在牡馬上，執長竿牧杖以驅逐羣畜；其距離稍遠，或險峻不能到之處，則於杖

端曲處置小石，時拋放之，以制羣畜之縱逸，故一人能牧數百者。如至傍晚或雷雨時，婦女亦如男子馳馬而往，加助其夫之不及云。牧畜之盛，推烏珠穆沁爲巨擘，牛最肥特，馬亦善奔馳，羊則供食品，駝則供營運。浩齊特札嚕特稍次之，科爾沁左右翼又次之。其逼近戰線者，牲畜多被兩戰國強購殆盡，價值騰貴，影響於千里以內。大率三年前牛馬三十兩者，價至七八十兩，羊二三兩，價至七兩。加以鐵路旣通，販運自易，故價值不易減。其富者，馬三千，牛亦等是，羊萬餘頭，駝五百餘匹。貧者爲人牧，不給工值。闔家食其乳，亦可宰食其少數。其種滿撒於地者，亦可任意耕犁；其以鹽易米布者，亦可任意牽駕。惟駒犢則仍歸其主。其孳生之數，遊牧百，可生十之六，除食去十之二，尙可歲贏十之四。惜不知馴服調教，故野性未馴，甲戶所牧，卽不能爲乙戶所牧；且不知選種合種，故不及高索（按卽高加索）之雄駿。夏熱患疫，冬多倒斃，冬寒驅諸谷中，雪深五尺，無草可食，亦多餓斃；且飢寒力乏，亦有爲狼所狙食者。』

第六章 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

庫倫在圖拉河邊，蒙古人以此爲聖地；或叫做達庫倫（就是大市街之義），又叫做谷德庫倫（就是聖市街之義）。由此看來，「庫」「倫」二字，是當做市街講，可以毫無疑義了。這市街地位在邱陵中，其南有高五千二百尺的汗山。住民中喇嘛僧居一萬三千，漢人和蒙人共計約二萬五千，此外則俄人也不在少數。全部市街分爲三區：一爲宮殿區，有活佛的宮殿，俄國的領事館，中俄銀行分行，教會等建築。外蒙自宣布獨立以來，就以此地爲政治的中心點。二爲喇嘛區，叫做西庫倫，或西營子，在宮殿區之西。這是寺院的集中地；喇嘛僧住此的最多。內地人來此開店舖的也不少，其中尤以河北人爲多。雖有三百餘家，大概都是門面生意，出賣零星物件。三爲商業區，名叫東營子，也叫東庫倫，或叫買賣城，和西庫倫相隔十五里。四圍做成方形木柵欄，開七門：東西

各二，一在南面。面積約四里，東西街三，南北街一，柵外也有街道，柵內商號比較的大，專做發莊生意，共有百餘家。從前的大清銀行也就是設在此處，城內有一蒙古衙門專管商民事務。又有商務總會，由各商號推舉六家管理。神廟有關帝廟，呂祖廟，魯班廟，每逢壽誕，都有出遊演劇之舉動，極其熱鬧。這幾年以來，庫倫商務日見發達，規模宏大的商號都為俄蒙合辦，最佔勢力的為西方公司，本



行設在哈爾濱，金融大權，則操於蒙古銀行和遠東銀行。和庫倫貿易最多的地方，爲滿洲里，買賣城，張家口，平地泉。輸入品以茶，棉，靴，鞋及一切裝飾品爲大宗，輸出品以皮毛，馬匹爲大宗。交通的利器，爲自動電車，搭客載貨，都很適宜。共約五百輛：屬西北公司的二百輛，屬庫倫政府的一百輛。其餘則爲蘇俄商務局所有。至於庫倫城內之電車，也有二百輛左右，都是俄人的營業，獲利甚厚。幣制有十分，二十分，五十分和一元的銀幣，紙幣有一元，二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數種，以金盧布爲流行之基金。電燈公司爲俄人所辦，至夜十二時即滅，且取費極貴，十六支燭光每盞一月當收洋二元。庫倫之西，又有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

烏里雅蘇台在外蒙古的西部，高出海面約五千七百六十八呎。四面皆山，擁抱着孛克德因果勒河平原，北控唐努烏梁海，西挾科布多，南通新疆省，東通中原各地和內外蒙古要隘。所以無事的時候，是外蒙古一主要商場，倘

若有戰事起來，這塊地方就成爲北邊的鎖鑰。真是商業上國防上一個重鎮。咧。

此地產草蘭——磨菰——甚多，華人來採辦運至本部銷售，數目極大。每斤約售價銀二三錢，一至北平，價錢就漲了幾倍。而蒙人也因此竭力培種。此外則孛克德、因果、勒河、溪谷，白楊叢生，山地又有落葉松。華人至其地者就將他們製成木炭。再則近郊山林中，還有覆盆子等果實，華人前往採集的也很多。此地的蒙古人異常窮困，男子多充苦役，技藝工人極少，又有以售鹽爲業的。他們的鹽是由色愕、怒勒和得卜特爾諾爾運來，並無劃一的價格。附近牧草甚少；於是城中蒙人多將牲畜託鄉間蒙人飼養，駱駝一頭，每月飼料銀一錢五分左右，牛馬每頭銀一錢，山羊一頭銀三四分。

蒙古人在此經商的很少，專賣食肉。房屋和食物污穢，至於極點。蒙古居民多不喫牛肉，所以羊肉爲主要食品。牛奶由各牧場出售，到得冬季，牛奶冰

結，用刀切斷，成三寸長二寸厚的立方形。夏季則釀成乳酒。都是蒙古人的嗜好品。木工多山西人，技術倒很精巧，無奈漠北一帶樹木稀少，木料奇貴，長一丈左右，厚六七寸，就要售銀一錢了。此外則山西人在此經商的也很多；次之則爲河北人。由此往西，就是科布多。

科布多城在東經九十一度六分，北緯四十八度；超海約四千三百尺，爲中國西北要鎮。西北有阿爾泰山。土地肥沃，水流很多，草樹叢生，芳花繚亂，真是外蒙罕見的樂土。城牆高一丈，厚五尺，周圍五百丈；東南西三面各有一門，城角設望樓。城內有各官署，規模都很可觀。北部有關帝廟，結構宏麗，同治年間曾經重修一次。商場在布彥圖河東一俄里，地方很來得寬廣，有大街三條：第一條和第二條自南至北成平行；第三條則自東至西和第一條交叉，成十字形。「泰山石敢當」的石碑此處也很通行。商舖之繁盛，首推第三街；第二街多大住宅；第一街寬一百餘尺；兩旁種有白楊樹，蒙古各城有此一街，誠不

啻世外桃源。居民都鑿井而飲，遇有清泉，便以此爲神聖井水。看得非常尊貴。井深七尺左右，井前建立小廟，供奉井神，稱爲「龍王廟」。又在旁邊建設土地廟，以爲保護。每逢開廟，蒙人前往焚香頂禮的，真是如蟻如鯽。城中又有喇嘛廟，蒙人對之崇敬異常。所以科布多因聯帶關係爲人推爲聖都。河神廟爲華人所供奉，因爲常遇戰禍，屢遭劫掠，規模已不及先前，而景象也極蕭條。近年來華蒙各人雖亦捐金修復，但是已經不能如初了。漢商以山西、河北兩省人爲最多，訂購者爲牧畜，獸皮，麝菰等物；出售者爲洋廣雜貨，茶葉，棉紗等物。各商人多有妻室，無賴商人極少，這就是華商淳樸之美德。

第七章 由庫倫至烏里雅蘇臺由烏里雅蘇臺至科布多

由庫倫起程往南，至汗山，密林茂生，景色絕好。又渡圖拉河，河幅約有三

百尺，水流極淺，左岸一帶，附近有急流，在此溺死的，時有所聞。再前行，入素諾斯呼蘭圖溪谷，谷中有博蘇噶驛。經過一山，右望爲布爾罕圖達巴山，由山的南面過去，只見附近一帶，牧草青青，牛馬駝羊成羣，蒙人帳幕，隱約草間，炊煙時起，真是一幅天然畫圖，非人力所能狀其萬一。再向前，則爲布黑克驛，四周山嶺圍繞，中央有圖拉河支流一道，泉水清潔，貫穿山麓。更前行，又有多倫驛，驛在多倫溪谷邊隅，多倫烏拉山麓，附近有布里都泉水。由此向南，沿着多倫溪，至麻爾塞山，山勢非常雄壯；及到巴爾基那山，則更崢嶸萬狀了，山勢巍巍，彷彿要傾翻下來，懸崖千尺，層疊多是花崗，上面毫無樹木，更覺得崎嶇可畏，至諾昆達巴山邱，則又是一番世界，春草碧色，正如綠波，邱下有泉，潺潺作碎玉聲，瀦爲諾昆內烏蘇河；附近有鶴甚多。由河南轉至博羅陀羅海嶺南，有濟爾噶朗圖驛，驛的西北，山嶺連結，驛的東南，大野無涯，間有一二小邱，恰似大洋中的島嶼一般。再前行四俄里左右，又有溫都爾多博驛。又經過博羅和碩

往前進，看見察罕德勒山，山頂黃色，夕陽反照時，金光熠熠，歎爲奇觀。不多遠就到得搭拉布拉克驛了。更經過那藍驛，莫登驛，博羅達噶驛，巴彥和碩驛，畢爾噶庫驛，蘇魯海驛，而至賽爾烏蘇驛。

由賽爾烏蘇驛往西，初至莫屯驛。驛周圍有山嶺環繞，最高爲塔奇勒噶圖鄂山，土人看得非常尊敬，叫做「靈山」。附近牧草甚肥，西面有孛克杜烏拉，因山和杜爾彼利金烏拉山對峙。過二山，沿巴彥烏拉山脈，就來到諾謨琿戈壁，但見曠野蒼茫，雜草茂生，朶朶黃花，好像嵌在天鵝絨上。更經過達母哈畢爾噶驛，修夫杜驛，而至羅斯驛。此驛居曠原的中央，東西北三面有山脈擁抱，南面則豁然開朗。轉向北，又向西，橫過烏拉格特哈達山，又是一片平原，經過萬山重疊之後，見此草花繚亂的景色，精神總當爲之一爽。及至濟爾噶朗圖山，則又崎嶇不平了。再前行，有哲林穆驛，蒙格圖驛，在此兩驛之間，有布爾基因夫孛鹽泉，爲蒙人第一財源。過蒙格圖驛往西北，出賽杜爾因戈壁，地勢高

低不平，芳草叢生，景色蒼潤，彷彿中原的沃土。更經過塔爾布哈因塔拉曠野，渡達布基拉河和布爾克河，爲察布齊爾驛。再向前行，依次爲哲林驛，恩以錦驛，烏納克特驛，都沒有什麼可記。及經過哈達圖驛，至賀通圖山，跋涉至山頂，縱目四望，但見羣山錯雜，其中杭愛一山，好像鶴立鷄羣，莊麗峭絕。經過和屯杜烏來漢隘口，又是一片平野，四顧茫茫，惟見坎塞德羅哥邱陵，孤零零地立着。再行四五十俄里，就到得哈拉尼敦驛。驛在羣拿爾湖邊，地勢平坦，杭愛山脈在指顧之間，一到夏季，牧民多聚於此地。更沿察罕湖向北，入哥爾河溪谷，至哥爾驛。溪谷盡頭，有巴彥烏蘭山。再經過和鄂博坂，布里圖平原，汗德巴嶺，就到得塔楚驛。由驛前行，橫過巴彥布拉克高原，渡過塔楚河，兩岸斷崖千丈，水勢湍激。其中更以夫賴溫都爾烏蘭山尤爲奇特。及渡阿爾塞因烏蘇河，走過曼塔爾杜羅貴小山，出於孛哥基溪谷，而至呼都克烏爾圖驛。再往西，爲錫伯平原，北面有塔奇勒噶鄂博山，山勢高聳，蒙古人稱爲聖山。由此西行，又

是羊腸小路；經沙爾噶勒卓特驛，到得推驛。驛在推河之旁，河水甚急，且有瀑布，飛珠濺玉，正如懸崖白練，雖不及廬山之瀑遠甚，然得之於外蒙古地方，其美麗更覺得比較廬山要好得多了。西入巴因烏杜爾山峽，仰看山容，形似圓錐，危峯高聳，爲雨水所侵蝕，正有東坡所說「森然欲搏人」的樣子。俯視道旁，則盡是赭色泥土，夕陽西下，一片胭脂，顏色之配合，在大江南北求之恐不可得，更不必說蒙古了。及經過布杜克烏拉山不多遠，便是烏爾圖哈拉驛；再前行，又爲鄂洛該驛。驛在濟爾噶朗圖山和額勒索圖陀羅海山的平野。濟爾噶朗圖山爲濟爾噶朗圖河和鐵勒哥爾河所發源，二河都流入鄂洛該湖。鄂洛該是鹹水湖，蒙人多來此製鹽；此湖附近的地方，又產砂金，所以是外蒙古富源之所在。及經過烏塔驛，渡過拜塔里克河，便是拜塔里克驛。附近一帶，地土肥沃，農地縱橫，大概可以分爲五部：（一）達拜塔里克驛，在拜塔里克河左岸，每年播種約二百五十石；（二）鐵德達王農地，也在拜塔里克河左岸，每年播

種約五十石；(二)瑪札薩克農地，播種最少每年大約只有三十石；(四)車臣汗農地，每年播種約五十石；(五)達親王農地，每年播種約四十石。又前進，經過札克，霍波爾，布木，巴哈布塔，噶烏蘭等驛，路途雖遠，無一物能引起吾人的興趣。至渡了圖魯根果勒河，過了雅杜拉山，一路西進，先到烏布爾濟爾葛朗圖驛。驛爲土謝圖汗和車臣汗的愛麻克人所居，土地肥沃，民力殷富，惟道路崎嶇不平，車行其上，傾軋得非常利害。渡沙喇烏蘇河，只見羣山隱約中，有德勒山聳立其間，山麓有古墓，斷碑殘碣，蔓草荒煙，據說這是拔都大王部下速將軍的葬身處。前往不遠，行過海爾汗懸崖，壁立千仞，下臨深潭，如果偶爾不慎，墮將下去，那就斷無生理了。更往西，經過哈喇布爾噶蘇圖峻谷，伊克爾烏拉山，入烏朱爾塔因阿麻溪谷，有阿魯濟爾噶朗圖驛。驛中設喇嘛廟，規模極其宏壯，牆壁都以青紅紫綠光怪陸離的刺繡品裝飾起來。再前行，經過呼濟爾圖驛，橫越阿斯哈圖山，爲岱罕得勒平野，有驛也叫岱罕得勒，元朝時候，也

曾爲一著名都會，現在卻滿目荒涼，舊日雄圖，已無可蹤跡了。由此往西，又有特爾圖驛，舒魯克驛，再向前，就可以看見阿基杜固蘇美大廟。廟內丹碧輝煌，陸離光怪，美麗中帶着嚴肅的氣象，常住於此的喇嘛僧，共有一百餘人，開廟之期，熱鬧異常。由廟南入奈木佃爾峽谷，向西入禁罕布拉克峽谷，有法壽何驛。由此至烏里雅蘇臺，相去不過十五俄里。登高遠望，就已經可以看見烏里雅蘇臺於雲煙縹渺中了。

由烏里雅蘇臺向西，經過博果圖河，伊羅河，至阿勒達勒驛。驛由土謝圖汗掌管，市面極其繁盛。由此向南，轉西，橫過鄂勒濟碩山，登高一望，只見孛克德因河溪谷平原坦坦，綠樹森森，倒也悅目暢懷。再前行，又經幾處山，幾塊平野，就來到博勒驛。驛在博勒溪谷中，附近牧場很多，羊羣馬羣，絡繹不絕，每當夕陽西下，蹄影縱橫，朔風怒號，啼聲淒切，但是是一片蕭條景象中，反足令人神清氣爽。驛北有察罕諾爾，烏蘭哈伊爾罕等山，再過去就是烏蘭呼都克驛。驛

西爲塞庫爾烏拉山，山麓有布里都諾爾湖，湖中雁鴨成羣，或泅入水底，或引頸高鳴，寂靜的湖面，也爲他們活潑潑的動作，弄得生趣盎然。塞庫爾烏拉山後，道路極其平坦。經過依克哲斯驛，至巴噶哲斯驛，驛後沿札布汗河有一條大路，沙土鋪地，柏樹叢生，有一危巖，怪石嶙峋，上面一塊大石，絕像一隻雞，也可以算做奇觀了。及經過布固驛，博羅陀羅海沙磧，就到得巴噶諾爾驛。驛在巴噶諾爾湖附近，這是一個鹹湖，周圍有二十五俄里，湖中魚類甚多。再前行，經過杜爾根驛，吉勒戛琅圖山高聳面前。當下雪的時候，峯頂白雪皚皚，真如玉樹一般。再進爲巴爾噶那驛，再進入札哈布拉克溪谷，有驛和此溪同名。再進又爲哈喇烏蘇驛，由此前行，經哈喇烏蘇溪谷和布彥圖果勒溪谷，至鄂博山。此山蒙古人看做聖地，山上設柵，不許閒人入內。西望平原一片，有一城巍然中峙，城邊樹木蒼蒼，和屋宇的白堊丹青相掩映，這便是科布多了。

第八章 交通

從外蒙古通至各地的道路，共有幾條，而所謂驛道，則有兩條：一條是由阿爾泰軍臺至烏里雅蘇臺城，又至科布多城；一條是由阿爾泰軍臺至庫倫，又至恰克圖。

往烏里雅蘇臺的道路，是由內蒙古察哈爾吉斯洪夥爾達站向西北走，共有四百里，經過六站，至賽爾烏蘇驛。再由此往西北，渡過沙漠，經過土謝圖汗部的左翼中旗，左翼末旗西，左翼右末旗西南，左翼中左旗東，左翼後旗東與北，左翼左中末旗東南，右翼右旗南。更西北，渡過翁金河，經過三音諾顏汗部中前旗，右翼中左旗南，至哈拉尼敦，共一千四百九十里，經過二十一站。更由此往西北，渡過塔楚河，推河，拜達里克河，經過三音諾顏旗，右翼右後旗南，又渡過札布干河，經過左翼左旗，中後旗西南，至烏里雅蘇臺，共一千五百七

十里，凡二十站。更由此往西，沿烏里雅蘇臺河和札布干河的北岸，經過札薩克圖汗部中右翼末次旗，左翼左旗南，渡札布干河，沿都爾泊至札哈沁旗，折向北走，就到得科布多城，共一千三百二十里，路過十四站。這一條路，多沙漠磽磧之地，只有推河附近，氣候卻溫和宜人，地土也肥沃可種，風景極好，元代園囿的故蹟還可以看見呢。

由庫爾烏賽驛往北，橫過沙漠和杭愛山脈，渡圖拉河，至庫倫，共九百八十里，經過十四站。再往北行九百二十里，十二站，便是恰克圖。這一條路上，馬駝水草所在多有，行旅沒有什麼不便。不過庫倫地勢很高，約有四千二百尺，山巒重疊，道路狹隘。由庫倫往北，沿色楞格河至恰克圖，地勢又漸漸低下，河流縱橫，岡陵起伏，地土腴沃，樹木繁多。至於恰克圖，地勢還高有二千五百尺。再往北，便是俄屬西伯利亞境地。只見道路平坦，又有池塘溪流，大小船隻，來往不絕，長堤芳草，桃柳成林，彷彿中國江南的風致，不再有白草黃沙的景象。

了。

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附近，又有三條巡查卡倫之路：一條由烏里雅蘇臺向北，經過札薩克圖汗部，入科布多境；渡過特思河，至近吉里卡倫，共九站，長六百里。一條由科布多往西北，渡過布彥圖河和科布多河，至索郭克卡倫，共八站，長五百八十二里。一條由科布多往西南，經過阿爾泰山脈，至新疆的搜吉卡倫，共八站，長一千〇九十里。「卡倫」是滿洲語，意思便是防守的地方。但是除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的附近，別處也未嘗沒有。清朝姚瑩的卡倫形勢記中曾有詳細的說明：

「恰克圖以東，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多平甸。卡倫內駐庫什固爾兵二百人；庫什固爾者，蒙古語保障也。其西多山林，僅恰克圖爲衢。自恰克圖至庫倫，綿亙八百餘里；扼要有色楞格大河。東岸聯岡，直南至袞圖達壩罕，其間峽溝叢樹，皆天然險隘。各札薩克屬下額兵，俱善圍獵，鎗箭乃其所長。俄羅斯

馬少，無習射者，固不敢入；卽入，不足當沿途一圍耳。先是準噶爾恃強入俄羅斯境，不見一人。遂至額爾口城，深入六百餘里，無一人。準噶爾以其狡猾，慣示以弱，恐誘之深入，乃退。俄羅斯呼準噶爾爲喀勒瑪克。及見喀勒瑪克之強，爲大兵滅絕且盡，大懼，邊帶遂謐。其國與中界連者凡四遊牧：一布哩雅特，在恰克圖邊外迤西，人俗同喀爾喀，間有仿俄羅斯蓋房以居者。一哈哩雅特，在布哩雅特西，與邊內之唐努烏梁海同。一哈木尼罕，在恰克圖邊外迤東，與邊內哲克布尊丹巴胡土克圖屬下打牲之哈木尼罕同，亦有蓋房居者。一奈瑪爾，接連哈木尼罕，與邊內巴爾呼同。以上四種，皆喀爾喀未附時，久屬俄羅斯者，多奉黃教，亦有與卡倫蒙古相善者。雖久隸俄羅斯，爲之防守卡倫。而淳樸類蒙古。故每卡皆有俄羅斯數人，羈絆戍守，蓋恐其內附耳。松公筠云：「此四遊牧但宜羈縻，不可招致。一以定制彼此不食逋逃，二則其人衆心不一。故乾隆三十年，有布哩雅特十數戶欲求內附，俄羅斯羈絆不果，詔亦不許。四十八年，

復有俄羅斯四十餘戶由科布多投誠，詔按戶賜予口糧，撫諭令其回國。俄羅斯益傾誠無異志矣。自庫倫以西，與俄羅斯界通者，則有烏里雅蘇臺所屬之津濟里克卡倫，塔爾巴哈臺參贊所屬之輝邁拉呼卡倫。津濟里克東接庫倫，輝邁拉呼西接科布多。蓋俄羅斯部落東西極長，自東而西，綿亙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四屬，卡倫八十有二。科布多屬，極西卡倫名曰和尼邁拉呼，由此渡過額爾齊斯大河，卽至輝邁拉呼。其津濟里克外，尙有木克木齊克及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遊牧塔爾巴哈臺外，尙有哈薩克遊牧相隔。由此以北，乃至俄羅斯。烏梁海久服，歲納貂皮，由烏里雅蘇臺將軍送京。其近俄羅斯者，亦與彼交納。哈薩克相傳古大宛地，蓋非也。聖祖御製西師詩，曾考正其誤。哈薩克有左右西三部；乾隆二十二年來歸，錫封汗王，常遣子弟入覲貢馬。其部北與俄羅斯鄰，西南與布魯特接。布魯特者，在伊犁卡倫之外，直至回疆喀什噶爾一帶，皆其種類。東西二十厄魯克，皆遊牧打牲爲食。各族頭人曰

「伯克」由衆推立。其地產馬，與哈薩克同，亦貢馬入覲。烏里雅蘇臺城在三音諾顏部，駐劄定邊左副將軍，總統喀爾喀四部兵馬，兼理札薩克圖，三音諾顏兩部事務。有參贊大臣二人：一用彼處藩爵，一由京簡放。四部蒙古藩爵內，各特授副將軍一人，四時同札薩克臺吉往烏里雅蘇臺輪流駐班，聽將軍調遣。其中有專管牧廠者，或不善理，則有倒斃賠補，不免累四部屬下蒙古矣。科布多城在札薩克圖汗部西北，近阿勒臺山。城東北有明噶特蒙古遊牧，西北有數百戶舊厄魯特遊牧，城南有阿勒臺，烏梁南等遊牧。阿勒臺遊牧內尙有乾隆三十六年安插土爾扈特蒙古，盡屬科布多管轄。科布多地暖，稍有屯田，穀麥足供一城之食。自津濟里克至和尼邁拉呼一帶二十三卡倫，由四部札薩克選臺吉章京兵丁分駐，一年更代。官給錢糧，所有總管卡倫侍衛，由京派往，三年更代。科布多城北，卡倫以內，乃都爾伯特遊牧，屬將軍參贊轄。此等蒙古，本厄魯特四衛蒙古之一，乾隆十九年全部來歸，封汗王公札薩克臺吉有差。

由科布多卡倫，西通塔爾巴哈臺西南，經紅廟，可抵烏魯木齊。塔爾巴哈臺卡倫，皆輪遣滿洲及厄魯特兵戍守，伊犁所屬卡倫，戍兵亦然。」

外蒙古的道路，除了小徑不可枚舉之外，其餘的情形，大概已如上述。此外又有中東鐵路，起點於海參威，至滿洲里，和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銜接。至上烏丁斯克或玻索爾，往南便是怡克圖了。

蘇俄爲便於運輸起見，現已派員至賣買城附近測量地圖，調查產業，打算建築由開雅哭瘞至烏耶路夫拿地方的鐵路。資本三千八百萬元，其中四百萬元爲材料和運轉費，餘爲建築費。定於一千九百二十八年開工，由西伯利亞鐵路搬運材料。並擬建築某某二條支路，路線未定，其目的是在轉運色楞格河的物產，以及開墾沿河的荒地。將來還要和中東路連絡。

但是據駐特羅邑領事申作霖的報告：蘇俄政府決以二千萬盧布經營外蒙交通，先建設由庫倫至恰克圖的鐵路，以期與俄屬西伯利亞鐵路接軌。

此外更擬依次建設下列四線：

(一)由庫倫至烏里雅蘇臺間的庫烏線；

(二)由庫倫至科布多間的庫科線；

(三)由庫倫至桑貝子旗的庫桑線；

(四)由庫倫至薩拜多廟的庫薩軍用輕便鐵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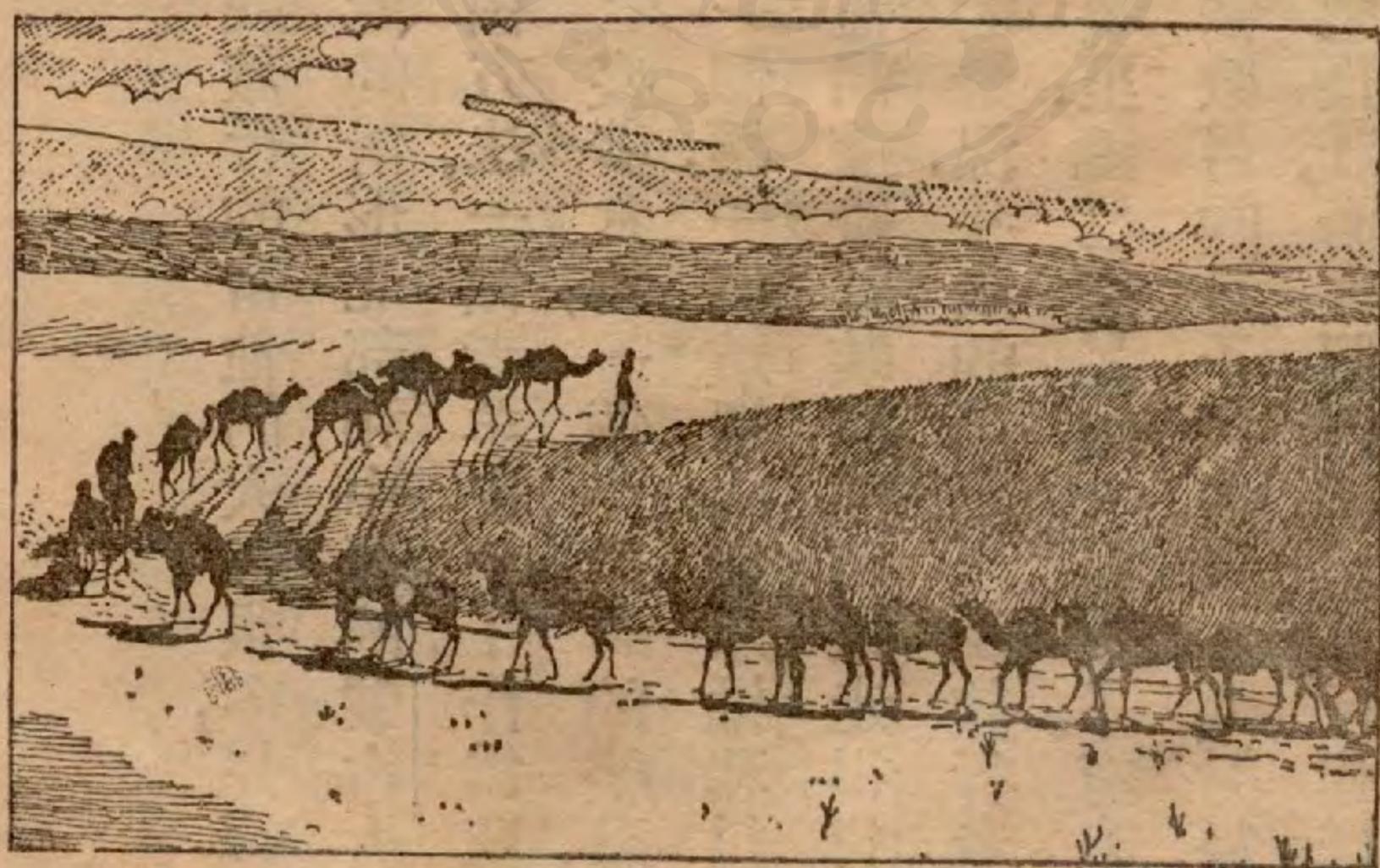
在庫倫則更有俄人的長途汽車，以充庫倫張家口間的交通；華人雖然也有經營，但是車輛卻不及俄人的來得多。電報也以庫倫爲中心，南線由烏得通入內地，北線在恰克圖和俄國線連接，東線通車臣汗部的汗府，西線則正從事建設。在庫倫，恰克圖烏得，車臣汗之間，已經建置長途電話，可以算做亞細亞洲最長的電話線。而且徐樹錚鎮守庫倫的時候，就設立了無線電臺，所以庫倫的交通已不可說不方便。至於公文書信，則都由官驛遞送，又不免遲緩一點。

第九章 蒙古旅行的方法

「蒙古人通常是帶着帳幕，騎着駱駝旅行的。當他們人數很多，足以集成一羣，而所行的又是遠道，總一定有如此的情形。北部和中部的蒙古人去到五臺山或北京頂禮名廟，也總是用這個方法。一領老羊皮袍子作爲臥具，幾個犢皮囊（形狀看去很像小犢的原身）盛着食物，一個小藍布的帳幕，已經爲煙燻黑，而且有許多地方是補過的，一個罐，一個爐柵，兩個水桶和幾塊零碎氈毯，以上種種，差不多是必需的了。他們這般輕裝簡從，所以走得很快。至於每日行路的一定長短，則靠着駱駝的情況，年歲的節季，以及旅行者自身的忍耐力而定。一百二十華里或四十英里，就已經足夠一日走了。有時候還可以走得多一點——但總是不到這個數目的日子居多。蒙古人對於他們的駱駝是很能夠留心的，即使駱駝很肥很壯，而他們卻情願將行程延長

至許多天，不願傷及他們的動物。

『但是蒙古人總是喜歡下得駱駝，騎上馬。據他們說，馬的行動比較有趣，再則馬的行走也快得多。所以他們常騎在馬背，出外遊行。至於騎着馬旅行不便的地方，就是倘若行程很遠，馬背上只載得幾磅行李，但是對於馬，也該十分當心。倘是你走進一鋪客棧，那就和在中國內地不同，總該買極多的草料以備家畜半夜的大嚼。在蒙古地方，如果你走到一所帳幕，你自己的住宿就可以無憂了，但是馬匹則只可以



隊駝駱的古蒙

置之不管。在夏天太陽很熱的時候，便當將馬釋放。據說那時候如果給馬喫東西，馬背就要發腫。所以飼馬的時候，當在晚上和早晨。而且帳幕附近的草場，也總沒有什麼草，因為已被此處的家畜喫掉了。

『騎着馬旅行的一種普通而且安逸的方法，就是和駱駝旅行隊聯絡一起。這旅行隊自己備有帳幕，可以與居民遠離，而屯於豐草之中，於是馬兒便不必另覓牧草了。』

『蒙古常用的車輛，構造是很簡單的，很粗拙的，而且雖不雅觀，卻是很輕便的。行客所坐的車，上面都有一個蓋着氈或布的架，以爲庇護。其中可容一人坐着，躺下和睡覺。馬匹的速率雖然很好，又不快，又不慢，但是長旅途行，卻是罕有拿來配車的；通常總是以牛來服務。所以他們的行動極其遲緩，有時候一日之中還走不到十哩。』

『蒙古人最歡喜的事情是騎馬，但是能有駿馬的很少。且有許多人是

以兩腳來走的。徒步旅行的人，大部分是窮苦的，他們爲的是宗教進香。徒步旅行的人之住宿，大都靠着路過的人家，但是他們有時候也自己帶着帳幕。有一次，在蒙古的南部，我曾看見二個人住在一個只有幾磅重的帳幕之內。幕架是一根脊梁，用一根重量和力量與手杖差不多的木樅支着。他們有一個小罐，一個小水桶，一個柄杓，一塊毯和一張皮。前幾日，他們二人中有一人曾向予索藥，所以當我走到帳幕門口去看他的病人時，他們當中有一個跑了出來，請我進去。幕內不能容得下三個人，我在帳內，他只可立在帳外了。在帳內要坐起來已覺無地可容；至於伸直，則真有所不能了。而這兩個喇嘛住在當中，對於他們的設備，卻毫無不滿意的表示。他們是庫倫人，往五台山去進香的，是否如此，雖不可必，但據他們說起來，卻是如此。他們在路上已有數月，而且離家也大約有五六百哩了。帳幕和設備如此奇特，我悔不當初將他一起買來作爲骨董呢。

『在另外一塊地方，我又遇到四個人，他們是往安多 Ando 去的，這是在西南部某處。他們也有一帳幕，而且行李很重。他們在路上已有一月，至於到得目的地，則大約還有三四個月的路程呢。他們年紀都很輕，大約只有二十四歲。現在是去到那些學術名區去研究學問，藉以得到學位和文名回來，而要和本鄉的喇嘛並列。他們既打算離鄉若干年，在行囊中各人必積有銀子，但是他們一切所需，大多數是向人家討來，所以川資化去甚少。而人民很能對他們表同情，於是他們很容易得到餽贈。他們自奉也甚薄，我看見他們將罐放好，滿滿的裝着水，而且又加入適量的粟。這個當兒在那裏烹調的人，原來已經是覺得餓了。他譏笑兩個同居一起的喇嘛之因儉省而不參加，而且就以粟不會膨脹爲託辭，引誘他的伴侶欣然允諾比較平常多拿點粟出來。他們正在預備以水煮粟作爲一餐，又得到一小塊乾酪，他們就切了幾片放入罐內來調味。

「喇嘛和俗人，有時候可以步行數百哩去膜拜名廟，但是半途而止的也有。他們之因此而旅行，通常總是懇求此等名廟與以幫助，而且常常可以得到。有一次，若干人由森耐脫 *Sunite* 起程，步行至五台山。到得那裏，腳已重繭而疲乏了，他們向廟請求，更因為幾年前他們地方上的若干人曾有廣大的佈施，至今還是名留廟籍，於是這些疲乏的旅行者就得到優渥的待遇，而且用馬送他們回去。這些寺廟既然與旅行者以此等幫助，自然希望能得他們的報酬，而且因為有這善舉，又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歸附者和許多捐助了。」

「華人旅行，多坐駱駝車，這是富商旅行的普通方法。駱駝車四面都有東西圍着，其長可以伸直睡覺，其闊則看你安置車輪而定。這種車是極其舒適的。駱駝隊夜裏通常都要行走，但是旅行者則並不如此。他可以上牀睡到天亮。」

『尋常旅行者總以駱駝車爲行路最安適的方法，車輛和駱駝既經得到之後，第二件事體就是預備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車上必要的東西，是一個小小的柳條油瓶和一把刷，以爲塗車輪之用，一盞鐵燈籠，一些點燈籠的中國蠟燭，許多張糊燈籠的紙，又有兩塊木頭，用一條繩縛在一起，這是當駱駝放出車槓時，用來阻止車輪的，而且車輛的前面，就放在支木之上，這也是要預備端正的。

『在蒙古地方，旅行頗多興趣。但是尋常的旅行總是極慢，不禁使人厭倦。騎着馬旅行，則不但不生厭心，而且走馬看花的一般，有極多的新景緻和情形可見。日日夜夜你趕上前去，日落日上，其光華竟如海上所見的一般。熠熠繁星和一輪明月，在這可愛的平原上，也具有一種引力。你一路行去，不時可以遇到帳幕，在夜裏，則有狗叫可以作表示——在白天則由顏色鮮明的映景看見去，遠遠的見有昏沉沉不大清楚的光芒。當你環繞着小山之麓跑

過去，又可以看見一羣鹿喫了一驚的跑開，他們跑路的能力是很快的。又可以看見一座廟宇，紅色的牆，裝金的屋頂。顯於目前而平流過去。山旁處處點着綿羊的白色。在下面的平原中，又可以看見那些蒙古人騎着馬在一大羣馬中東衝西撞的跑着，正追趕他們要捉的馬。拿馬的東西，是一根繫着活結的棍，看去好像一根釣魚竿一般。在有些可愛的路上，你又可以碰到一個兩三百輛牛車的駐紮處，這些牛正在喫草，這些趕車的人則正在修補他們的木輪，或可以遇着一串載着茶葉一聲不響的駱駝。當喫飯的時候到了，於是大家把帳幕支了起來，你也可以離開道路去如此做法了。這時候，馬兒無論如何疲倦，也必能重整精神，因為牠們曉得眼前的事情，所以趕着想去休息了。

「騎馬旅行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行程終止，經過十天或兩星期之不甯，困憊、失眠和艱辛以後，洗了一個澡，換上一套衣服，鋪上一張白色的桌布，坐

下來喫外國食物，又到一張舒舒服服的牀上睡了一覺，這種逸樂，只有那些騎馬旅行的人方纔能够完全領略呢。

『和旅行相關連的，還有走入一個帳幕當有的儀容，此處不妨順便一談。有些旅行者，只因爲不知禮節，以致做成大誤，雖然蒙古人對於不知他們的禮節的人，總能加以原諒，但是能够知道遵守若干較緊要的風俗，總是比較的好些。』

『無論由那一邊走近帳幕，一定要對着帳幕騎向前去。即使你來在帳後，也當離開一些路繞過帳幕而來到帳前。倘若是步行的，那末更要依着這種規矩了。及走到帳幕的附近，就當立定呼狗。而且倘若在你呼狗之前，這些狗不出來和你衝突，及到你一呼，他們的確要來了，而且來和你衝突了。但是你之呼狗，並不是和狗挑戰，只是警告帳幕中人出來將狗制住。蒙古狗是極其兇猛的，倘若沒有帳幕中人來保護，他們就當發生莽撞的行爲而做成危

險。叫了一聲「諾華」或「諾華呼雷」這些帳幕中人必當出來保護旅客，這是法律所規定的。在他們未曾受到保護之前，騎馬的人則坐在鞍上，徒步的人則拿着兩根棍來抵禦狗之狂吠。爲什麼要拿着兩根棍呢？據我想來，總是如果一根棍被狗咬住，他還可以用另外一根棍打去。及到二三個婦人小孩走出來，叱去馴良一點的，按倒兇猛一點的。當這個時候，旅行者就跑進帳去。不過他還要留心將他的杖或鞭放在門外。據他看來，這是蒙古人普通的習慣，少有違背的。有一次我在一個帳幕中，看見一個孩童，拿着一根長蘆葦進來敲着地玩兒。就被他們大大的罵了一頓，而且幾乎受到責罰。

『將杖和鞭留在門外的意思，據蒙古人自己說起來，是因爲一個人帶着鞭或杖走進帳來，就是侮辱主人，彷彿他之行爲是以狗來看待主人而將施以杖責的一般。』你將鞭策帶進帳幕做什麼用呢？狗已關在外面了，你莫非是走進我們的帳幕來打我們的。』旅行者既將鞭策放在門外，走進低矮

的門口，向屋內人說了一聲「門堵」而且去坐在爐臺的左邊，大約在帳背和門口之間居中的地方。倘若主人沒有什麼表示，那末他就在那裏坐定了；倘若請你上坐，那末坐不坐上去又隨你的便了。走進帳幕，通常不必脫帽，但是許多路旁的蒙古人也常行外國人脫帽之禮，所以這個禮節也不至於使他驚異。倘若帽子脫去，就當掛在帳背，而且要比較客人本身高了一點；或者放在大櫃之頂，切不可朝着門放。旅客當盤腿而坐，倘若不能盤腿，他又當留心，必須將兩腿伸向門口；將腳向內朝帳背伸出去，即使不是本地人，也都視爲鹵莽之舉。第二件事體就是交換鼻烟壺，客人先將他的鼻烟壺奉給主人和帳內人，然後將他們的接來。但是外國人大概都是沒有鼻烟壺，那末蒙古人便將他自己的奉給外國客人。鼻烟壺當用右手掌去接了來，恭恭敬敬的托到鼻孔，將塞子拔出來一點，然後聞了一聞，又將塞子蓋緊，再慢慢的恭恭敬敬的奉回原主。那些能說蒙古話的人，當他將壺接來和送回，口裏要問主

人的好，倘若主人問他，他就要回答。那些不會說蒙古話的人，則不妨點頭笑笑，也可以代過通常的客氣話了。

『這個當兒，婦人們便將茶溫了起來，而且馬上在客人面前放了一張小檯子，然後送上一杯茶來。做客人的便當雙手去接，放在檯子上，過一會兒再喝；如果茶並不過熱，也不妨將茶喝完。茶之在蒙古，不像在中國內地有一定的規矩，客人如果想喝，就可以雙手奉還茶杯，叫他添上數次。當他已經喝够了，他就說出來，或者作一表示，那末這個杯子可以不再添了。當他喝茶的時候，又有一盤白色的食物，通常放在檯子上或交給客人的手裏。不過這件東西，依規矩是不希望你喫的，你只可以嘗一嘗，少取些須就够了，然後又兩手恭恭敬敬的遞轉去。

『離開帳幕的時候，倒沒有什麼極特別的規矩，握手和說「再會」等習慣通常是沒有的。上馬之前，鞠一鞠躬，和笑一笑，就算禮數已週到了。

『至於走進這些在平原上的帳幕，不必有什麼難爲情。到得無論那個村落，他若希望走進去，也不妨隨意休息。倘若蒙古人拒絕入內，或冷冷淡淡的款待他，主人立刻就要受到恥辱，他們以爲這種行爲，非人之所當有，只是一隻狗罷了。倘若主人不供給客人白喫茶，也當立刻得到同樣的惡名。據我想起來，總是因爲蒙古地方沒有客棧，衆旅客都不得不以私人的住宅爲寄宿和休息之所了。你第一次下馬走進一個完全不熟悉的人之住宅，而且希望他烹茶和種種款待，且又不費一文，似乎總覺得有點近於強求，但是這個帳幕的主人，也許同時在幾百哩路外坐在他人的帳幕中休息呢。所以這件事體是兩得其平的。在外旅行的蒙古人所受到的款待，他必轉施於其他的旅行人。

『如果有若干帳幕在一起，斷不至於同在一個時候許多帳幕一起禁止客人入內。不能允許客人入內，一定有些特別原因，如疾病，生產，小兒種痘

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如果那裏只有一個帳幕，在這種境遇之下，旅客們就當他往了。但是在一個村落之中，必不至於衆帳幕一概同時禁止生客入內，即有一二是如此情形，他又可以在他人的帳幕中得一棲身之所了。

『蒙古人對於內地華人時有怨言，因爲他們來到蒙古，走進他們的帳幕，而且受他們的款待。等到蒙古人到內地去，則他們享以閉門羹。有幾次我和他們一起坐在他們的帳幕中，他們狐疑不決的問我是否我能引他們入我之所居，我自然說我是可以的了，而且他們來訪我，斷不至於食言。那些在北平的蒙古人，因爲他們在蒙古的時候，也曾款待過外國人，但是在北平，他們來到外國人的門口，則都受人驅逐，所以對於這種態度不時口出怨言。』

上面這一章乃從與蒙古人居一書譯出，對於在蒙古內地旅行的情形已經詳述無遺。至於在蒙古人帳幕中寄宿的事實，此處還沒有提及。現在且將他帳幕中之一夜那章文字譯在下面；雖然說的是作者本身的經歷，但是

帳幕中的夜景和其他一些習俗，卻也可以窺見一斑。

第十章 帳幕中之一夜

『我們的旅行，對於每日的時間和路途的方向，都沒有有一定。倘若我們能够看見太陽，那末時間和方向二者都可以知道了。但是上層的空氣滿載着灰塵，太陽被隱蔽了。而在地面上所見的，只有一點朦朧的微光。後來漸漸的濃厚，我們就曉得夜已至了。過了片刻，我們又來到一條大路，我的指導人就告訴我，此處不遠當有帳幕了。我們的駱駝和我們自己都已疲乏得很，而且甚願能够立刻達到休止的希望。但是我們只管走上前去，卻仍舊不見帳幕。

『我的引導騎了一匹行走如飛，年輕力壯的駱駝，遠遠的在我之前，我

只能看見黑漆漆的一塊。沿着路走了許多時候，我將駱駝的速度加快，趕上了引導，問他這些帳幕是在何處。他指了一指說：『帳幕恐怕就在那裏。』聽了這句話。心中微覺安慰；但是所有的安慰，也不過如是而已。他的駱駝跑得快，馬上又走在前面。我這隻老駱駝，又落後了。仍舊沒有帳幕；這遠遠的黑塊仍舊忽隱忽現於前面黑暗之中，我方纔覺得引導人之不能確實知道有帳幕和我無異。忽然間，這黑塊似乎逐漸闊起來了。原來是駱駝的身體打橫立在路上嗎？現在將我的駱駝加以催促，於是一直向前，走到他那較速的伴侶一起。

『我們的確捨正路而不由。但是何處是帳幕呢？遠遠的看去，只見有一條東西，比較其餘的黑暗要黑了一點。以蒙古人眼光之敏快，一看就注意到了。等到我們走至臨近，那些狗就狂吠起來；帳幕之門在開了；其中正熊熊的點着火。我們終竟找到居人了！於是我們立刻坐在喇嘛帳中光明燦燦的火

旁。這個喇嘛年紀約有二十七歲，和他的母親同居。她已經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了。此外還有一個小喇嘛，年紀約有十五歲。他們正在用膳，食物爲煮熟的粟，用一種極酸的變味牛奶調和起來。這位老太太催促這兩個喇嘛快點將飯吃完，使他可以烹茶享客。鼻烟壺交換用過了；對於主人本身的康健和安寧以及他的畜羣之平安興旺等慣有的問題，都一一問過了，答過了。至於他，則又問到我們是何等樣人，現在想往何處去，一路來家畜的情形如何。我對喇嘛不怕造次，就問他在帳幕中可否容一席之地以爲我們睡宿。

『我們的喇嘛主人對於這個請求，似乎有些不願意，答道：『我恐怕不。』他之恐怕，似乎是十分應當的，因爲這個帳幕既然很小，靠北堆着許多箱籠，還有一個神龕，上面點着一盞牛油燈；至於西邊，則又大部分用爲羊牢；在東邊，除了七瓶八罐，盛水器，牛乳盆堆在那裏之外，還吊着一條發胖的小牛。牠覺得閒暇無事，只伸出舌頭舐着所能及到的東西，看去倒也津津有味。這樣

看來，帳內是沒有隙地能容三人住宿了。那末其他兩個人又怎麼能有餘地呢？

『我的喇嘛卻行所無事，我答稱是不妄自尊大而擾亂秩序的人，只要小小一點地方就足以容身了。而且後來這件事體總算解決了：我睡在我所坐的地方，我的引導則睡在一個鄰近的帳中。這事既然安排妥當，我們用我們的茶。鄰居的人都來看我們。我們的居停也立刻變成和藹可親，和我攀談起來，我的引導則替我治餐。』

『我們的居停主人識見較尋常一般喇嘛爲優，而且能讀蒙古文——』

僧侶能此已是一件極特出的事情了。當我拿出福音，教義問答摘要和勸世文的書囊，他遞給我他在飯前所讀的那本書。這本書並不是印的，寫着的是蠅頭小字，已經爲指弄污而破了。裏面所說的是若干古代歷史上的軼事。這喇嘛將他剛纔所讀的地方指給我看，而且有一個字他不能了解，於是就向

我諮詢。後來他又請我將全段讀給他聽，我就讀了一遍。

「原來上面寫着的是——」這位英雄（我已忘其名）用他的白帽將洞口塞住，取了一塊大石頭在地上鑿鑿敲了起來。這隻狐狸驚慌萬分，衝出洞外，牠的頭上就帶着這白帽逃走了。」

「我正讀到這裏，當時有一個鄰居走來，給我看一本蒙古的祈禱書，這是通常用於火神的，我又讀了一段，那時候我們的飯已經備好了。」

「我們生趣勃勃的談了一回這個問題之後，時候已經不早，應該睡了。我的引導走開到另一帳幕去了，居停主人就將羊牢和火之間的一塊地方給我休息，我用我的羊皮毯一攤，躺了下去，覺得大小已經很够，不必再大了。但是我看了一看，這位喇嘛自己卻是無地容身，我不免要問他如何一個辦法呢。據他說，有一隻母牛正要產犢，他是要坐着看守的。天氣如此之冷，即使來在四月，如果一隻新產的小牛暴露終宵，也當凍死。於是這喇嘛坐在火的

東南，一手拿着福音，那一隻手則不時將燃料加入火中，使其光明足供閱讀。雖然極其困乏，我卻稍睡即醒，舉目看看這個喇嘛，他總還在那裏慢慢的讀這本福音，而且常常添上一些燃料，以保持光亮。這本書幸虧是北平一個華人以木版印成的，雖然沒有活版的清潔，但是字跡較大而完整，更合於蒙古人惡劣的眼和帳幕中朦朧之光。他終夜這樣讀着，不時又出去看看他的母牛，及到東方發白，別些帳幕中人已開始走動了，他方纔去睡，而我們又預備離此他往了。」

第十一章 物產和商業

外蒙古人民，專門從事於畜牧，所以物產也以家畜爲大宗；至於製造的工藝品，則竟可以說做沒有了。

植物則松，樅，落葉松，白楊，樺，杉等森林甚多；牧草極其繁盛；又有大黃，甘草，紅花等藥品。白菜，菠蔞，蕨菇等菜蔬。大黃多運往俄屬西伯利亞，蕨菇多運至中國內地。沙漠中又有一種蘇離草，多運至北京，作成草帽，極其潔白美觀，但是價值也很昂貴。

家畜爲蒙古的富源，蒙古人相遇，必定先問家畜安否，方纔對敘寒暄，話家常，談雜事。畜有駱駝，馬，牛，羊，豕，騾，驢等。其中又以駱駝和羊爲最。駱駝背有二峯，或只有一峯，性很馴和，能够耐勞耐苦，又能够耐飢耐渴，且在沙漠中行走極速，所以有「沙漠船」的美名。但是一到夏天，牧人就當將他放之荒野，使可恢復氣力；等到毛色改變，然後將他收轉來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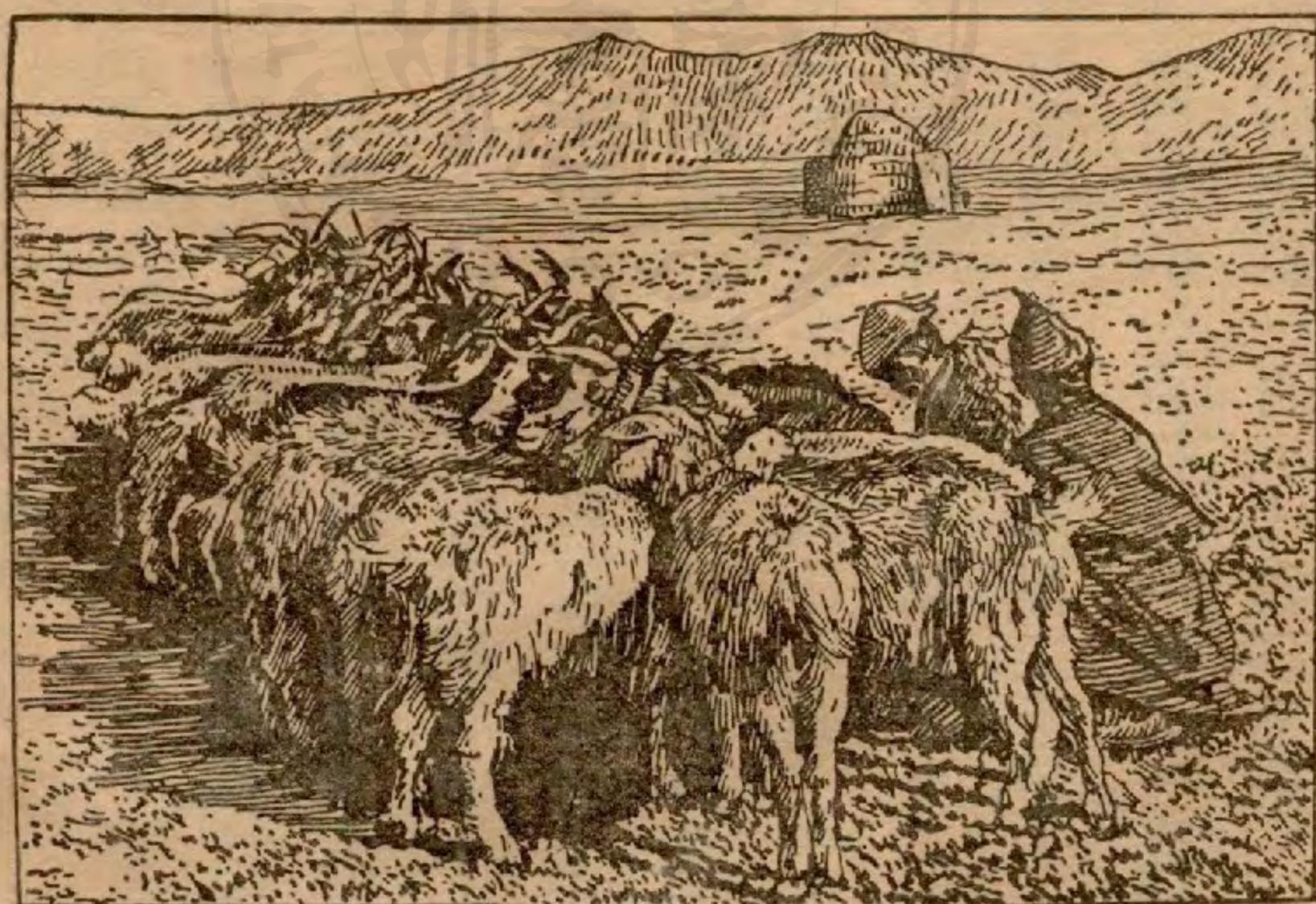
羊有數種，蒙古人將他的皮拿來當衣服穿，將他的肉拿來做食物吃，將他的骨頭拿來做成種種器物用。而且每年輸出的數目也極大。據十三年四月十一日時事新報所載內外蒙古的骨粉事業：「奉訊：查羊骨一物，用途頗

多，長者可供工業上製品，如牙刷柄及諸美麗裝飾品；即其短者，碎之可作燐肥，燒之可作骨粉，在工業，農業上無不以奇貴之物視之。吾東三省爲吾國食肉最多之區，殘餘之骨，不知利用，棄之如沙泥，視爲廢物，殊爲可惜。近來亦有利用此廢物在內外蒙古經營骨粉事業者，其製法分新舊二式機械。新式機械一臺，每月可製骨粉五十擔。每擔以天津市價計之，爲三元二角；其原料不過一元七八上下，故每擔可得純利八九角之譜。據由天津每年輸出額爲百六十萬元。蒙古獸骨以烏里雅蘇臺，阿爾泰山，唐努烏梁海以及庫倫等處爲多，從事經營者，以外國人爲多云。』

馬和狗也是家畜中兩種緊要的東西，牧馬的人家，每牧童一人，可以管馬二百匹左右。出產以喀爾喀左翼爲上。蒙古的狗，軀幹偉大，性很猛烈，守夜極好。內地人往往以大價錢去買來，不過一離本土，不免要稍失其特性。

外蒙古家畜的產額，據日人方面所發表：中國人的調查，馬一千八百萬

匹，牛二千萬頭，駱駝一百萬頭，羊四千萬隻。俄人莫勒鄒氏的調查，則又差得遠了，馬七百萬匹，牛一千萬頭，駱駝五十萬頭，羊二千萬隻。包羅邦氏的調查，則又更少了，馬二百萬匹，牛一百萬頭，駱駝十二萬五千頭，羊八百萬隻。最少是被尼姑森氏的調查，馬五十萬匹，牛四十五萬頭，駱駝七萬頭，羊二百萬隻。至日人吉田氏的調查，則又稍多，馬二百二十萬匹，牛一千五百萬頭，駱駝三十萬頭，羊二千二百萬隻。又俄商大佈勒西亞



羣羊的古蒙

夫氏，當歐戰時，曾廢去年餘的功夫，五千元資本，親往外蒙調查。調查所得，計有馬二百四十五萬匹，牛一千零五十四萬頭，駱駝二十七萬頭，羊一千一百五十萬隻；其中三分之一，是蒙古自己的消費，三分之二是運往他處。又馬伊斯開氏最近的調查，馬至少有一百十五萬匹，其中爲納稅民所有的八十八萬六千九百匹，王公和高級喇嘛所有的七千三百十四匹，寺院所有的十九萬零三百匹；駱駝共二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頭，其中爲納稅民所有的十八萬五千九百頭，王公和高級喇嘛所有的一萬零一百頭，寺院所有的三萬二千五百頭；牛共一百零七萬八千頭，其中爲納稅民所有的八十八萬二千頭，王公和高級喇嘛所有的一萬六千五百頭，寺院所有的十七萬八千九百頭；羊共七百十八萬八千隻，其中爲納稅民所有的五百五十四萬二千隻，王公和高級喇嘛所有的二十二萬七千隻，寺院所有的一百四十一萬八千隻。以上納稅民所有的額數，都較其實有數少。其實馬約一百五十萬匹，駱駝三十萬

頭，牛十四萬頭，羊九百五十萬隻。牛的生產每年約可增加十六萬頭，羊一百六十萬隻，馬十五萬匹，駱駝九千頭。上面所列的增產率中，又因為有飢寒狼咬和疫病之死亡，結果則馬每年增加十三萬七千匹，駱駝九千頭，牛十二萬五千頭，羊一百二十萬隻。附產品除了上述之羊骨粉外，還可以有牛皮二十萬張，羊毛三百萬斤。

礦產則有金，銀，銅，鐵，鉛等金屬，又以阿爾泰山脈所產最多。唐努烏梁海庫蘇古爾泊附近山谷中，都是沙金的出產地。而且據俄國礦師所調查，庫蘇古爾泊沙金的產額還是不在少數呢。

蒙古人既然多以畜牧為生，商業的經營就比較落後，於是山西直隸兩省人前往各要地去大展手段，而俄國人也不遠千里而來，做他的買賣。但是商業上的大權，卻仍舊在漢人的掌握。主要的貿易品輸出的為畜產，輸入的有茶，棉布，棉紗，陶磁器，刀類，煙草，紙和食品由內地來，有各色洋貨由俄國來。

又有大黃，是運往俄國的，又有蘑菇，是運至內地的。貿易場有買賣城，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四處。

自從外蒙宣言獨立以來，極其仇視漢人。對於內地的商人，想出種種苛政來加以壓迫。凡漢人來往庫倫，必定要攜帶庫倫政府所發的護照。領取護照時，又要鋪保和商會蓋印。一年為期的護照，當繳費五元；半年為期的護照，當繳費二元八角。而且護照上面還要粘貼本人像片。沿路檢查得極其利害，到得庫倫，更須檢查身體，男女一律，即使脚上所穿的鞋襪也要脫下檢驗。如果有貨物運入庫倫城時，無論箱包，一概要打開視察。貨物在十種以內，只要交納稅金。如果在十種以外，更當另外寫就蒙文說明書，經過稅務人員的許可，方纔可以交納稅金。倘若說明書上所載的數目和貨物不能符合，便當照貨價十倍處罰。管理登記說明書的，都是當地的官憲。登記手續費，每篇繳銀五角。如果將貨物價目誤記，又要加十處罰。而且管理登記的官憲，是毫不負

責任的。又將蒙古貨物運出來的時候，所有手續，也和運入無異。至於課稅之法，是以價格爲標準。但是無論種類如何，一概由稅吏隨意評價；所以時常有超過市價數倍的稅率，又很大，爲值百抽六。此外更須交納落地稅和俄人所設立皮毛瘟疫檢驗處的檢驗稅，重重剋剝，竟使漢商無利可圖。

貨物出入之困難，既如上述。還有二事爲漢商所極感不便的，就是金融和書信的檢查。原來庫倫貿易的機關銀行，爲俄蒙合辦的蒙古銀行。商人的匯兌，統由該行經理。倘若有商人自爲匯兌業務，一經查出馬上將款沒收，且加以十倍處罰之後，更要另行懲辦。至於該行的匯費，則又故意提高，每千元須繳七十元匯費。而出庫南下的漢商，每人只許攜帶旅費五十元，如多帶一元，除徵稅二成，還要課以相當的罰金。倘所帶的數目過多，查出來之後，馬上將他扣留收監。此外則該行所發的紙幣，統由蘇俄代印，並禁止我國貨幣和其他貨幣之流行。無論租稅以及商業交易，一概都用此種紙幣，如此一來，更

足以致漢商的死命了。

那末書信的檢查又是怎樣一個情形呢？原來漢人往來的書信，必須經過內防處的檢查，然後送至漢人的商會；受信人再向商會領取。一手交一手，時日已經白費不少，而且遺落的事情也常常有得發生。至於信內所述，不得談到軍事，否則一查出來，馬上將受信人或發信人拿來收監，並且查封其家。再則由庫倫發出的書信，倘信尾留有餘白，那末每一封信當罰銀九兩；倘發見信紙上沒有內防處的檢印，即將該送信人扣留處罰，發信人也要拿出二百兩罰金。寄至庫倫的書信，當遞到烏得登時，就由蒙古兵部衙門轉送庫倫。出入庫倫的漢人，身邊不得攜帶隻字片紙，如果在衣服內發見有字紙時，無論所書爲何事，也即扣留收監。你想這種情形豈不是漢人之在外蒙經營商業的一大打擊嗎。

漢人既受損失，那末俄人又如何呢？原來俄人在外蒙古經商，不但沒有

漢人這種困難，而且比較從前更有長足的進步。我們要曉得他的詳情，試看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時事新報內載着一篇長春通訊，題目叫做蘇俄積極經營蒙古的兩段文字，就可以看明白了。現在就將他錄在後面，以爲本章的結束：

『擴充蒙古銀行 握爾格及三貝子庫倫等地，有蒙古及遠東二銀行分號。蒙古銀行擬於年內在各旗汗設分行二十所，增發一千萬俄紙幣，並由西伯利亞運來庫倫俄金盧布若干，準備兌現，以使蒙人信用俄紙幣。凡蒙人與俄方交易，俄人概拒受現幣，而樂收紙幣。蒙人用金銀塊兌俄紙幣，較兌金盧布多三分。用紙幣購俄貨與用現幣之價格相等。故多數青年蒙民已不存成箱匣之銀塊，而改存俄紙幣矣。最近三個月內，由庫倫輸出之金條銀塊，已達五六十萬兩之鉅。蒙王家存之鉅資，多存於蒙古銀行，利息甚高，非滿一年或二年不能提取。蒙古銀行之營業，較遠東銀行獲利爲厚，擬以所得利益辦

理不動產抵押借款。

『發展蒙俄貿易 聞俄政府商業部已派員來蒙調查商業及土產情形，擬在各旗汗設貿易部及商業代辦所，坐地收買毛皮。西蒙古者，由庫倫輸出；東蒙古者，與東鐵在蒙之汽車隊聯絡，用最低價錢運至海拉爾或滿洲里或哈埠，由海參威出口。在威埠設立茶鹽交易所，批躉大宗華茶及食鹽，經東鐵運蒙，並賤價出售，以抵制京綏路。又在哈收買大宗日本人造絲織品之綾緞，運至張庫汽車沿線發售，可以抵制真絲織品。又設牛奶收買所於庫倫，用機械製成奶乾，運往西伯利亞，又在海拉爾及三貝子地方設毛織工場，用機械製毛呢，毛毯，運售於北滿及外蒙，以獨佔蒙古之特產業。』

第十二章

外蒙古人之衣食住

蒙古人的衣服，男子所穿和內地差不多；但是也稍稍有些不同的地方。有錢的人，穿綢着緞，冬天時候還以獸皮做爲裏子。貧窮一點的，就只可用綿布來做衣服了。不過形式卻是相同的，寬衣博袖，飄飄蕩蕩，真是可看。只因那裏風勢極大，穿起這種衣服來，不是要像風帆一般會受到風力的驅使嗎？他們又想了一個方法，使得衣服不會吹得飄飄欲仙，又可以保持衣服的原狀，不至於改小了，束手束腳的行動做事都覺得不舒服，所以他們攔腰縛上一條帶。這個法子多麼好呢！既然有上面所說的這種用處，而且腰部有此一紮，身上暖得不少。至於隨身又可以掛着火石，烟袋等物，要用的時候，就在身邊，可以免去尋覓之勞，其便利真無比了。頭上戴着的帽子，又是各旗不同，所以一相見就可以知道是何旗之人，「貴處那裏」「府上那裏」等客套話，也不必用了。帽的形式，都是將邊緣向上反摺，至於帽頂則又不能一致，有圓平式的，有方平式的，有尖得像錐子一般的，有團然如饅頭一樣的，五花八門，形形色

色。如在集會，則更好看。此外還有一事特別的，就是無論冬夏，所戴的都是皮帽；而且婦女也是如此。帽的顏色，則紅的也有，綠的也有，紫的也有，藍的也有。又有一種六瓣瓜皮帽兒，則以藍色和紫色居多。男女都一概穿靴，式樣也一律相同，多是前尖上仰。唯一的材料，爲牛皮。女子的衣服式樣和男子所穿的相同，不過顏色上稍稍有點分別。腰間也束一帶，掛着的東西卻不是火石，煙袋，而爲銀飾和針袋等東西。蒙古人多沒有被褥等臥具，身上的衣服，白天穿起來，夜裏用來蓋，雖至污穢萬分，從不洗滌一次，及到破了，穿不得了，然後將他棄卻。男女都結辮，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男子將前面的頭髮剃去一半，女子辮上必加銀飾。女子出嫁，則必要梳成二辮，垂之胸前。婦女們都穿耳孔，戴耳環；而男子則穿一耳的很多。蒙古人相見必用鼻煙享客，而客也必用鼻煙回敬，所以蒙古男子懷中都有一鼻煙壺。閒坐無聊，常常以煙壺作談資；有什麼好處，從何處得來，或得而復失的情形，或祖宗相傳的歷史，津津有味，滔滔不

絕。如果真有好的，則大眾傳觀，嘖嘖稱羨。至於婦女，也有聞鼻煙的，不過不能如男子之普及了。蒙古人還有一種習慣，非我們所能及得到的，就是他們自生至死，永不沐浴。他們每天早起，只用一隻小木碗盛水，先將水含在口裏，再吐在手上，用來洗臉。所以一近蒙古人的身旁，便有一股特別的氣味，衝入鼻管，但是他們卻習慣成自然，久而不覺其臭了。

蒙古人的食物，爲牛，羊，駝，馬的肉和乳，以及磚茶，穀米，白米，麥，麵，燒酒，糖，等物。駝馬一定要等到他自己死了然後吃；牛羊之肉，則又春季嫌其瘦，夏季嫌其肥，多殺於秋冬二季。其中有兩種特別食品：一種是炒麵，是將大麥或小麥炒熟磨麵而食；一種是磚茶，蒙古人嗜之成癖，無論貧富，無論老幼，無論男女都不能一日斷茶。而且購買物件，也可以用磚茶來代貨幣。飲茶之法，先將他搗至極碎，用鍋煮沸，再加上鹽碱，黃油和牛乳，羊乳。男女尋常飲量，每次可十數大盃，至於少壯的男子，則更要加多二倍或三倍。各人自有一個茶盃，以

榆，槐，樺所做成。更有以銀裝飾起來的。最上品的木盃，叫做「札布雅」，有值數十金的。喇嘛僧又有以髑髏作爲飲器的。蒙人的食量極大，有一餐可以將一隻羊吃得乾乾淨淨的；至於一餐吃肉十幾斤，卻是司空見慣，極其尋常。但是一連三四日不吃，也不見飢餓。食物中，最喜羊肉，凡有美味，總以羊肉作比。食肉不用箸，以左手持肉，置於口中，右手用一小刀，斷而食之。

寺廟衙署之外，所有住宅，都是「蒙古包」。上自王公，下至百姓，無論貧富，都是如此。這是一種毡房，形狀是圓的；裏面的牆，都以小稜木做成方格式，可高可低，每房用牆四扇，六扇，八扇，十二扇，十六扇不等。所以包的大小也各有不同。包頂如傘頂，其中以木做成圓圈，縱橫各有三小梁木，外面和頂都蓋上一層毡。頂的中央又另外蓋上一方毡，以備晴天開起來通光線之用。門皆東南向，掛着毡簾，如此構造，既足以蔽風雪，又可以禦寒暑，而且便於轉移。由此可見蒙古住民還不曾脫離游牧生涯呢。帳幕之旁，通常有一大園，用枯柴

環繞起來，以爲藩籬，這是羣畜夜棲的處所。構造帳幕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婦女去做。居處常有遷移，所以經驗很富，動作也極其神速。用具只有鍋，瓦壺，盃，勺，皮囊，木盃，鐵架，火箸等東西。他們是夏季時候，就各分疆界，擇牧草繁茂的地方爲定居，以牧養家畜。居處擇定，一年之中，便不移動，雖再有極好的草地，也隨他人居住，決不「得隴望蜀」，又生貪心。如果有旱災時變，萬不得已的時候，方纔轉徙他處。到得冬天，則又移居山谷



包古蒙和人古蒙

中，以避寒威。

第十章 燒酒

蒙古人之歡喜飲燒酒，真是出人意外。下面這篇文字也是由與蒙古人
居譯出，對於他們嗜酒的情形，描寫得可謂淋漓盡致了。

「你會捉到牝馬嗎？旅行於蒙古地方，在夏季的時候，你可以常常聽見
你的從者對於那些遇見的人問了這句話。倘若答應是「不」字，那末問者便
稍覺失望。倘若牝馬曾經捉到了，那末第二個問題大概總是一「愛伊拉克好
嗎？」如此一來，這個被問者也許要請問者去嘗嘗看。在蒙古地方，他們捉拿
牝馬的意思，就是由馬取乳。正當說起來，他們所捉的是小馬而非牝馬，但是
捉小馬和捉牝馬到頭來又是同樣的事情。因為牝馬不忍棄他的子息於不

顧，只要將小馬吊了起來，牝馬就可以得到了。駱駝，牝牛，綿羊和山羊都能離開小獸，而自己去看草。但是據蒙古人說，只有牝馬是不能與小馬分離的，他可以立在吊着的小獸旁邊半日之久。拂着尾巴，癡癡的不生厭心。因為要收集其乳，所以將小馬關禁起來，到得夜裏和白天的一部分，也準牝馬和小馬偕衆馬在草原上徘徊一會。倘若小馬吮乳，想起來已能足其所需，那末主人就當將牝馬和小馬隔絕，而且將乳之一部分取爲己有。據蒙古人所說，這五類家畜，都是受到同等待遇。

「蒙古人對於有乳可取的東西，山羊啦，綿羊啦，牝牛啦，駱駝啦，牝馬啦，他都要取其乳。這些各色各樣畜生的乳汁，性質既相殊異，用法也就不能一致。乳之爲用雖然很廣，但是據我注意所及，牝馬之乳卽只有一種用途——製造「愛伊拉克」和「阿利海」。「愛伊拉克」是一種酒，以變味的馬乳淘勻而成。在南部蒙古，他們就有一種瓦罐，高約四呎，直徑約一呎半。在中部和外

部蒙古則有一種皮囊，大小和上面所說的瓦器差不多。每天傾入滿桶的鮮乳，而且常常加以攪動。客人來訪就以大盃盛着款待，更有以盆盛來款待的。他們鯨吸牛飲，喝得很快，而且次數極多。不多時飲者就已喝得剛好了，如果再長久一點，那末一定要酩酊大醉了，而且當他達到醉的目的之前，因爲吸量很大，還有不大舒服的時候呢。

「我也曾拚卻戒酒的名聲，少少的嘗過兩回這種「愛伊拉克」覺得其味極像酸乳，那是放得太長久了。這種「愛伊拉克」爲「阿利海」或燒酒之母。「愛伊拉克」放入一個大鉢中。蓋上一個好像兩端敲去的琵琶桶一般的東西，桶中掛着一個盛物之器，另以一鉢盛冷水置於頂上。煮了幾分鐘，桶中盛物之器內已滿貯清而美的燒酒了。如此蒸溜出來的酒精，比較中國人由穀屬製造出來的要醇和得多。至於飲至巨量，則也足以醉人。所以有大馬羣繁滋的地方，燒酒之產額也很大。而且因爲消費就在這塊地方，所以遇着的

醉人，其數目也可以由比例而知道是很大的了。

『至於我注意所及，這種蒙古的燒酒是不運出口的，大多數差不多是一做成就飲的，而且留下來的也不能夠長久。據習慣上看起來，每個客人來，似乎必當餽送燒酒，而每個客人似乎又以爲習慣上凡放在面前的酒，是要飲乾的。富人常以他們的馬羣而自傲，而且歡喜以許多小馬來逞富的，這些小馬都吊在他們一排排帳幕之前相去不遠的一根用木椿釘在地上的長繩之上。他們又以燒酒而自傲，因爲這是他們馬羣的產物。倘若你去訪他們，就可以盡量的飲酒。在那些平原上，時見有頭腦簡單的牧人狂飲他自己所做的醇酒，既不費錢，又省力氣，看去饒有詩意……』

『牝馬之乳，並不當做是一種財源，他們並不拿出來賣，而且據我所曉得，就是這種乳做成的燒酒，也是非賣品呢。牝馬的主人，斷不能由其乳撈得一錢。而且「愛伊拉克」和「阿利海」也都不能叫做食物。雖然看去饒有詩意，

極其質素，而且甚爲簡單，對於這塊地方不過是苦災和痛苦之一種來源罷了。蒙古人雖在青年，就已經飽嘗這種本地燒酒的風味了。他們嗜酒成癖，以致本地方的產量不能供給所需，結果就飲中國內地來的燒酒。這種燒酒的質地比較蒙古的猛烈得多。他們從華商之手一兩一兩的買來……負販走進帳幕，坐下來閒談，最後蒙古人就問：『你有燒酒嗎？』『有的。』『好不好？』『頂好的。』於是蒙古人不能忍耐了，繼續說道：『給我喝一點，我再付你的錢好了。』他就將酒拿來飲了，而且掛着酒賬。荒廢職業就由此而生，種種事件也由此而日趨於損害，困窮和失敗了。

『因馬乳燒酒之適口，而蒙古人對於以穀製成更猛烈而且更浪費的酒精，就養或一種嗜好。蒙古人飲酒之習慣，大多數是由乳酒所養成。即使喇嘛，他們是誓不飲酒的了，可以希望全然戒酒，但是他們卻也並不如此，我曾遇到許多喇嘛，不飲烈酒的則只有一人，尋常喇嘛總是盡量喝酒。至於常人

則無一不飲酒，而且無論尊卑都以醉爲常事。倘若你在蒙古僱佣人，要以節飲爲一種資格，那是做不到的了。蒙古人笑着道：『我們個個都是喝酒的，』所以僱用蒙古人，不必問他飲酒不飲酒，只是一點應當注意，就是飲酒之後他是否橫暴。據他們說：『一個善良的人，飲了酒就上床去睡，性子劣惡之人，飲了酒就要發生騷擾了。』倘若旅客孤身行於沙漠中，唯一可怕的東西，差不多就是醉漢了。蒙古人當清醒的時候，真是心地善良，交情深切，即使他對於你有懷疑，也不過稍加注意，並無傷害。但是一醉就疏忽了，無論朋友或仇敵，他也毫無分別了。他的大刀就掛在身旁，抽出來是極容易的。倘若爭鬪一起，帳幕中的女主人心思和手脚都很靈敏，就將軍器偷起來，藏在衆物件之間，那就是天大之喜了。我和不可以爲友和心懷疑忌的人相處已有好幾次了，但是所見過的唯一重大騷擾或危險，則爲酒醉的人所釀成。

『蒙古人自己對於酒之爲害，也極其明瞭。他們每天都有可以作爲引

證的事情。奇乞克去到一個會集之所，他帶着一個精緻的鼻烟壺和許多值錢的銀首飾，而且騎了一匹高頭駿馬。及到他回家，卻是走來的，他的鼻烟壺，他的首飾和他的馬都不知那裏去了。問他，他說：『我喝了酒，也不記得我是爲何事而來，我打了丁勃立爾，而且將他打得重傷，而我則無恙。』又有一人在朋友帳幕中飲酒，後來騎馬回家。及到馬兒到家，騎的人卻不見了。而且找到他已經死在平原上了。『什麼緣故呢？』因爲他喝醉了。』又有一人，從前家產很富，共有許多馬羣，牛羣，羊羣，眼前則做人的奴僕，藉以度日。『何以做到這樣光景呢？』他是歡喜飲酒的。』上述種種，已經可見，不必再有所問了。

『蒙古人既如此明瞭酒之爲害，所以那些大喇嘛雖然他們自己並不戒酒，却常禁止中國內地商人走至他們廟宇的附近。我屢屢聽到佛教是贊成節飲的，但是在蒙古地方卻並不如此。有一個活佛，身居高位，大家也以爲他有意想不到的能力，都向他祈福，據說每天要飲中國燒酒若干器，以致跟

着他的一班喇嘛，也都效他的行爲，他們以飲酒度了一生，如果那些虔奉宗教的人，有貴重獻物奉給這位嗜酒的首領，他們就發生爭奪。蒙古人一律不吸鴉片，這是因爲他們的錢不夠去幹那種事情了。所以我說酒之害蒙古人，正和鴉片之害中國人差不多，想來總不至於言過其實吧。』

第十四章

外蒙古的風俗習慣

蒙古人婚姻的禮節，也和中國內地不同，第一步要男女彼此相許，然後告訴雙方的父母，由媒人前往說合。許可之後，方才舉行納采之禮，那一天男家之父，就偕同媒人親往女家正式求婚。不過所納的采，只有一塊哈噠，這是綾一般的東西，大小長短並不一定，越長大則越尊重，上面織有許多花紋，而且也有織成佛像的。

到得迎娶的那一天，新婦是騎馬的。至於妝奩一切衣服首飾以及家常日用之所需，幾乎無一不備；而本生父母則又將家產家畜等物分給他們。夫婦在家平權，關於家外的事務，則一切由夫處理，爲妻室的人不得稍置一詞。男子於正妻之外，還可娶妾，不過這種風氣現在已漸漸的少了。如果娶妾，則家政仍由正妻主持，斷不能喧賓奪主，而妾當隨妻共居，唯命是聽，不敢稍違。倘若夫婦之間發生齟齬，意見不合，又可以任意離婚。既離之後，亦可任意再婚。如有子女，則須彼此相商，或歸夫家，或歸妻帶去。若雙方爭執不下，則由官斷定。

最奇怪不過的，就是蒙古的葬禮了。蒙古的風俗不論死者是什麼人，總是將屍首棄在荒郊野地，面孔朝天，蓋上一方有藏文經咒的布。等到三天過去，親戚家族才到得那裏去探視，如果被鳥獸吃得乾乾淨淨，或者所剩無幾，那就以爲死者生前做人良善，所以魂靈已經上昇天堂，大家不覺喜笑顏開，

彷彿天下再沒有如此得意的了。倘若原身不動，未曾損及絲毫，必以爲死者生前做過大罪惡，以致鳥獸不食其肉，足見魂靈未昇天堂；那時候衆人懊喪的神氣，也是不能以言語形容。如此一來，就要延請僧徒，誦經超度。及到父母之骨肉，入於虎狼鷹隼之腹，方才覺得揚揚得意，已盡人子的孝心了。

喪家除了以屍首與鳥獸充飢之外，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請喇嘛念經，且報酬很大，可以將死者的遺物和遺產分一半送與喇嘛，更有將一切所有盡數施與喇嘛的。他們以爲布施越多，功德越大，死者魂靈之得登西方極樂土也越早。至於婦女病死的，則多用火葬，如果是癆病而死的或生產而死的，那末無論貧富一概都用火葬了。火葬的方法：先將屍首上塗了一層黃油，然後又用白布裹好，布置端正，方才舉起火來，蓬蓬勃勃燒到火熄屍完，再將灰燼收拾一起，調以黍粉，做成餅餌，收入大喇嘛寶塔，或送往五台山。如此一來，以爲死者身登聖地，生者亦有無限光榮。

蒙古的醫生都以喇嘛充任；雖然也有行醫的婦女，不過數目極少，而且也是濫竽充數的罷了。開方用藥，都是株守陳法，以爲古方都是神佛所傳，不當亂改。至於醫生治病，手續非常簡單，望聞問切四字，只做到一個問字，其餘一概不管。病症問明白，就向古紙堆中找了一個和這個病症稍稍近似的藥方，與他依樣畫葫蘆的服起來。這些藥方中自然沒有狼虎藥，好雖不會好，死也不會死。生病的人要好，是靠運氣，而那班庸醫也不過是以藥試病，並非對症下藥，總而言之，蒙古人凡百事情都是如此，不但是醫道如此罷了。

至於藥品，是以生藥研成細末，或用水煎汁，或用水沖服，或用水送下。如果服藥不能見效，他們也不以爲醫生醫道不好，也不以爲藥石無靈，總當做是病有邪祟，或壽命將終，惟有多行善舉，庶幾可獲上天垂憐，菩薩保佑，得以立減沈疴，早占勿藥。於是想出種種法子來，或者延請喇嘛誦經，懺悔祈禱，或者以銀錢家畜衣服布施於窮人。幸而好了，就算做上感天心，倘使死了，也就

完結。最壞是好又不好，死又不死，他這種冤枉錢，就送得無了期了。往往有病前爲富翁，病後爲乞丐的；也有家產弄得乾乾淨淨，然後死的。他們卻還以爲「獲罪於天，無可禱也。」你想這種念頭是不是錯誤！

蒙古人既然這般信佛，所以無論男女胸前都掛着佛像一尊，也有銅打的，也有布做的。通常都以一個鐵匣裝起來，有錢的人則用銀匣，匣形扁長，自一寸至三寸不等，寬也如此。當掛何佛，則當由活佛指定，或向喇嘛去請，或向華商去買，則可以隨便了。

蒙古人所愛的東西，除鼻煙壺之外，又歡喜小刀，火刀，煙袋等物。食物則歡喜磚茶羊肉和燒酒。又歡喜駿馬，因爲蒙古人不論老幼，都能騎馬。男女孩童，自五六歲便能走馬荒郊，來往如飛。所以跨駿馬以馳驅，實人生之大樂。最有趣的，就是酒已喝得極醉，眼睛也不能開了，口也不能言了，身體也不能自主了，他卻仍舊騎在馬上，幌頭幌腦，前翻後仰，有幾次肩已着地，仍能掙扎上

去，決不至倒栽葱，翻筋斗跌了下來。每遇祭祀鄂博之期，必以跑馬率角爲比賽。跑馬的遠近，數十里或百餘里不定，以十歲左右的童男童女駕着輕鞍，由起點向鄂博馳來，一路煙塵滾滾，電掣雲飛，如奔濤，如急雨，歌聲和蹄聲相混，先到的人得有贈彩，真是榮極一時，爲父母者亦欣欣然有喜氣，覺得體面無比。率角是以二人相抱角力，勝者必須將負者按捺在地上，使他掙扎不起，方才決定，也有贈彩可得。此外又有鬪牛鬪駝之戲，這是以牛兩頭或駝兩隻使之以角相舐，或以蹄相踢，以定勝負；並不是如在西班牙以人來和牛鬪的。

前面所說的「鄂博」，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鄂博便是蒙古人祈禱的地方，以亂石或枯木堆成一個形如墳墓的東西。至於設立鄂博的處所，必定要在山嶺之巔，或湖沼之邊。鄂博之頂，又立着一根長杆，上頭縛着牲畜的毛角和印刷成功的藏文經咒小布旗，以及哈達等物。人經其處，必當膜拜頂禮。平時任風吹雨打，不去管他，及到祭祀的時候，杆上便掛着各色呪文的

旗和五色紡綢，並且以牛羊來供獻，有喇嘛來念經，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來禮拜求福。其盛況真不亞於希臘的奧林比亞盛會呢。

蒙古人競馬之外，稍有閒暇，又歡喜唱歌。所歌大都是言情之作，或贊美古人偉績之詞，唱歌的時候，必男女多人齊聲相和，音多悲哀，詞多淒涼，大有「銅琶鐵板，高唱大江東去」之概。旅行沙漠之中，獨宿毡帳之內，偶爾聽到，不禁動征人思鄉之感。音節最哀的往往可以使聞者悽然淚下。又有一種專以歌唱爲業的人，旅客無聊，可以招來消遣。樂器則只有笛、弦兩種。

蒙古的風俗，雖然極其鄙陋；但是也有淳樸的地方，非別處所能及的，就是寄宿一事。因爲蒙古地曠人稀，又無村落，至於商店旅館，則只有那些大城鎮中方才可以找到。所以前往蒙古旅行的人，不但要備食糧，就是帳幕以及一切日用必需之物也都要件件俱全，樣樣齊備。如果有急事發生，不便攜帶行裝，日暮途窮，不妨寄宿蒙古人之家。蓋蒙人生性好客，必不至於享以閉門

羹，而且一定要使來客飽暖以去。別處能有如此情形嗎？

清朝李德曾做過一篇喀爾喀風土記，倒能記有實在情形，而且很有興趣，現在且將他錄下：『少壯販於蒙古諸愛瑪克（即部落之謂）嘗至外喀爾喀。其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游循蜚因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帳幕，輒走乞薦食，坐而擘脯索齋，與之乃去。客至其幕徑入，啜且啖，夜宿氈匠前，主代牧，失則償。視中國之爭畔，搆訟，析產，鬪牆，行百里者必腰纏，惠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靄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即振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爲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暖，匠早起被地堆霜。出門數步，凌封髭鬚，手僵必待呵，耳鼻窸窣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夏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饑。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炙厭臠，脚頭蹄滿衢，血膏徧地，迴思羹藜藿，飯糲梁，茲誠樂郊矣。所惜冬苦寒爾。亦有

乞丐，蒙古謂之「規林親」。獸有似麋而大者，曰「堪達爾汗」……前昂後低多力；毛麤而長，爲裘暖；角扁而厚，爲決良。人見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驪馬彎弓，逐而殲之，獲利厚。其脣方大而厚，多膏，味極美，八珍中有猩脣，卽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貂，毳白毫長，光遜之。人制爲冠，以其似貂也。有木曰查克，產推河，似絲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爲炭，置徑寸於爐中，數日始盡。治產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戈壁卽瀚海也，內多奇石……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臘金。中虛而外朗，起螺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剖之後，日炙雨濯，風掃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有木焉，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劣」，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其地有酒，穀穀桐醴而蒸之，曰阿拉氣，薄甚，唐人所謂千鍾不醉人者。阿拉氣斛取斗曰阿拉旃，斗取升曰科爾旃，升取合曰波羅塔拉蘇，一名曰哈喇，以次厚。合又取龠，曰賒爾旃，則龠敵斛矣。猶煉至多

爲至少，以至少勝至多也。』

第十五章 寓言

下列的寓言是由吉爾穆爾 James Gilmaur 的與蒙古人居 Among The Mangols 一書譯出。據他說，這些寓言又是由一個蒙古教員的抄本選錄出來，至於他們的來源則已不可復考。而且後面那些格言，是否由本人的思想所得，也是不能斷定。

一 兔與獅

從前有一個獅子，通常將郊野所有的各種野獸輪流作爲食物。一日，他又輪到要吃一隻兔子了。這隻獅子心中覺得不大高興，對兔子說：『今天這一餐真是可憐！你是不值得吃的，你還够不上塞我的牙齒縫兒呢。吃你可以』

說得毫無用處。』這隻兔子回答道：『請你將就一點將我吃下去罷；我正遇到一隻形狀猛烈的動物，和你不分上下，剛要吃我，不料卻被我九死一生的逃了出來。』獅子聞言，不禁勃然大怒，對兔子要求道：『那末像我的動物在什麼地方？你帶我去看看。』兔子就向前引路，將他引至一口井邊。叫他往下看。獅子依他的說話，朝下一看，果見確有一獸，面孔緊扭，要像利刃一般，鬃毛聳起，露牙顯齒，其兇猛真和他一個樣兒。獅子再不能忍耐了，他就往下一跳，預備和他的敵手決鬪一場，但是結果則溺死於水。

格言 倘若一人能有很好的智力，切不可因他體力之小而加輕視。而且強有力的敵手，既可以智力勝之，那末吾人就當求心力之發達了。

二 井底盲龜

一隻瞎眼的烏龜居於井底。另外有一隻烏龜居於大洋中，有一次作內地的旅行，忽然跌入這個井裏。這個瞎子就問他的新友之來處。答道：『由海

裏來的。』這個居於井底的聽到海字，就在井中游了一個小圓圈，問道：『大洋之水是有這樣大嗎？』這隻海裏的烏龜答道：『要大一些，這井烏龜又游泳一周，差不多有井三分之二的大小，而且問：『海水是否是如此大。』海裏烏龜答道：『還要大得多呢。』這瞎眼烏龜又問道：『那末海水是否有全井一般大。』海裏烏龜說：『更要大點。』井裏烏龜說：『倘若如此，那末海水怎樣大呢？』海裏烏龜答道：『你除了你自己的井水之外，永不曾見過別種水，你的知力真是很小了。至於海洋，雖然你在其中歷有年所，你還不能見其一半，也不能達其邊際。而且這是完全不能和你的井水相比較了。』不料這個井底烏龜答應道：『天下之水不能大似此井的，你不過是以廢話來贊美你的本鄉本土罷了。』

格言 小有成就的人，不能夢想大才的人之所成就。那些以一己之所知與一己之所能而自誇的人，與這井底的盲龜是一樣的。

三 七顆虱與蚤

一位隱居者的袍子上有七顆虱，對於他的祈禱，時有極大的騷擾。後來他就和他們妥洽，當他正在做功夫時，他們如能不加騷擾，而咬他於閒暇無事之時，他當不致於下逐客令。於是雙方面相安無事。後來有一蚤蒞臨，說道：『哈，朋友！你們在這裏倒舒服啊！我也要同你們住在一起。』這些虱就通知他這種限定，而且請他遵守。這顆蚤答道：『他是和你們妥洽，並非和我妥洽。祈禱和不祈禱都不關我事，我照着我的主意做好了。』這位喇嘛覺得他咬來，說道：『啊！這些虱又食言自肥了。』於是他以擾亂他的祈禱爲辭，而且解開袍子，那顆蚤就跳了出來逃走了，他只看見那些虱一顆顆都在那裏，於是就責他們的失了信用。他們雖將所遇的事情完全述了出來，但是他以爲他們所說盡是誑語。畢竟將他們捉牢，遠遠的擲了開去。

格言 以蚤加到七顆虱的災難爲戒，而慎交損友。

四 商人和瘋人

一個商人正孤零零地獨自旅行，走在一條山徑上，忽遇到一個瘋子，於是這個商人就問他，山的那邊有沒有什麼危險。瘋人答道：『山的那邊，有火和水，有軍器和盜賊，人到那裏不能幸免於禍。』商人聽見如此，就回轉來，不能達他的目的。這瘋子的蠢話對於他自己毫無益處，而這個商人卻喫他的虧了。

格言 不作妄語。

五 鴉與喇嘛

某一喇嘛，當他每日中午將食物搬取出來的時候，常常拿一把食物分給一隻烏鴉。一天，烏鴉不來；第二日，中午已至，這隻烏鴉希望加倍的糧食，但是不能如願以償。於是怒及喇嘛，就去向若干強盜報告這喇嘛有大宗的金錢。這些強盜中有一人懂得烏鴉的言語，聽見這種報告，就到喇嘛那裏去要

求他的金錢。

這個喇嘛不承認存有金錢，而且問這些強盜，誰告訴他們說他有這種財貨的。及聽見是烏鴉所說，這喇嘛便將此事的情形和盤托出，那些強盜方纔曉得喇嘛並無金錢，而這隻烏鴉不過一窮而愚的畜生罷了。自此以後，烏鴉再不能由喇嘛供給食物了，只得有一餐無一餐的過日子。

格言 不必爲你的麵包和乳油而妄起爭端。

又 倘若人能學習而知道下等動物的語言，必不至於不知人的語言。

六 鸚鵡和皇帝

往古有某皇帝出去打獵，而獲得一隻能言的鸚鵡。這鸚鵡對皇帝說：『啊，陛下！不要出去行獵呀！有一酋長在這時候曾將你的兒和妻害了，而且還搶劫你的皇宮呢。』皇帝說：『你說的都是惡話。』於是將此鸚鵡殺卻。再去到酋長之所居，殺了許多人，然後回到宮裏去。誰知毫無此事。

他既看見平安無事，方纔曉得鸚鵡所說盡是一片假話。對於自己的行為覺得極其懊喪。

格言 假話和費話都是災殃，當加以慎重。

七 改過自新的貓

一隻貓慣偷某喇嘛的物件，而且最後又偷了他的念珠，喇嘛向前追趕，當這隻貓正要鑽進洞去，他將貓尾捏牢，不料用力過猛，尾巴脫了下來。而這隻貓既痛苦異常，又缺少食物，艱難困苦，無以復加。心想改良他的境遇，於是頸上掛了這串念珠，去到平地上，一塊相宜的地方。不久一隻田鼠看見他，正想轉身逃走。這時候此貓就和他打個招呼，說道：『我的孩子，不必怕！我是一隻崇奉聖道的貓了。我是不殘害生命的了。我是不做惡事的了。我願你也和我一般有這樣一個至善的生活。』

這新聞傳至老鼠部落，而且他們集成大眾來聽這隻貓唱讚美詩。及到

儀式已畢，此貓叫他們排成一列，以單行自左至右的環繞着他開步，然後一個一個離開，各回洞去。走得最後的，就被他生吞活剝的吃了。

時日一天天的延長下去，這老鼠部落的數目漸漸兒減少。及到後來。這件事實就成爲大眾注意的題目，不免有所懷疑。於是老鼠首領召集一個交誼會，謀劃守護的方法。後來果然找到毛和骨，他的懷疑就不幸而猜中了。第二日，儀式已完，老鼠首領問這隻貓兒道：『啊，老師！你賴以生活的是何種食物呢？』貓兒答道：『我是以乾的葉和草來維持生活的。』這首領就召集衆老鼠開了一個大會，將他的疑心宣布出來；而且發出命令，叫他們去到人類之所居，偷一個鈴和一條繩來。這個鈴要掛在貓的頸上，如果儀式之後有什麼事故發生，此鈴就當釘鈴鈴的響起來，他們都可以轉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鈴兒得來了；而且等到第二次儀式時，老鼠首領以一種阿諛的談吐，送一件飾物與老師。不料一說便成，這個鈴兒就掛在貓兒的頸上。儀式告終，

正當各自回家的時候，忽然鈴兒響起來。跑回去一看，原來這隻貓正在吃一隻老鼠。於是這位首領向前致辭道：『啊，老師！你固然一天胖似一天，但是我們卻漸漸的少了。在這種宗教之下，要發達昌盛起來是做不到的了。我們現在請你老師回至你的故處。但是在你臨走之前，請你告訴我們，你吃的雖然是草，至於這許多骨和毛的痕跡是那裏來的？』這些老鼠闕然各回其家，而這隻貓方纔領會種種困難都是由鹵莽而來，於是也比較從前聰明得多了。

格言 暗殺總有明白的一日。

八 以沙礫爲寶石

一羣一半糊塗一半明白的人，前往海邊去收寶石。但是不善於辨別真偽，他們就以尋常的沙礫當做珍品，以爲他們顏色光澤，質地很重，一定是好的。至於真正的寶石，顏色可疑，質地很輕，則反棄了不要。

格言 人民的一般識見，對於宗教的錯誤，和上述的故事是相同的。財

物，令名，榮譽都看得較光明較好，而取爲宗教之結果。但是實際上那些拒絕宗教而惟俗教是尙的人，真是捨鑽石而取泥沙的了。

九 鼠和象

一隻老鼠墮入陷阱之中，一隻象聽見他小小的哀鳴，朝阱中一看，見有一隻老鼠。他將尾巴掛了下去，老鼠拿住尾巴，於是就來到地面。這個小動物謝謝他的大恩人，而且說他是永不會忘記他所領受的大恩的。這隻象答稱，他的助他，不過是爲惻隱之所動，並不望報，而且祝了一聲福，將他遣開。

過了幾年，就是這隻象已經老而弱了，墮入一個澗谷。這澗谷是非常之狹，使他不能轉身起來。這個曾受其恩的老鼠，看見他有災厄，就將這些地方的老鼠都聚集一起，將澗谷的一邊爬去，使他很闊，能够容這隻象起來。

格言 助人卽助己。

十 珍珠鑽孔人

有某少年學習鑽珍珠孔，自以為功夫獨到，頗有驕色，因此不再學習其他事情了。他另外的一些少年同伴，學習了許多事情，一生事業就大有成就。於是這個少年在他的同伴能做一些事情之前，雖然已能鑽珍珠孔了，結果則反居他人之後，而且去做那些少年的奴隸，但是他自己卻還揚揚自得，毫不為意。

格言 不可因有一得而自滿，尙當勤習他事，而持之以恆。

十一 性情暴躁的猴子

一隻麻雀將巢建在半樹上，樹頂則住着一個猴子。有一次，大雨傾盆之後，麻雀在窩內，仍舊舒服乾燥，一眼看見那隻猴子，遍體淋漓，正在將身上的水抖去。於是就向他致辭道：『朋友，你的手是靈敏的，你的力氣是大的，你的心思是聰明的，爲什麼要有此等苦况呢？難道不能造一個舒適的窩如我的一般嗎？』這猴子看見麻雀這樣的得意，勃然大怒，答道：『我是爲你這種壞

東西譏笑的嗎？你的窩是舒服了，是不是？』他一面如此說，一面就將窩拆壞，扔下樹去。

格言 不要向性急的人多嘴。

十二 狐與鳥

一隻狐和一隻鳥做成朋友，同居在一處。當大鳥出去尋覓食物時，這隻狐就生吞活剝的吃了一隻小鳥。如此下去，到得後來，小鳥已被吃完，而母鳥對於小鳥的死因也曉得了。於是決計施以報復，而且去尋到一個陷阱，引狐前往，親眼看他被捉牢。

格言 注意居心不良的人。

十三 畫狐

一隻狐找到一個染師棄去的污水桶，其中還有藍的顏色，他就以美麗悅目的天青色，遍身畫了起來，而且出去表現於衆獸之前。他們不認識他，問

道：『你是何等樣人？』狐答道：『我是獸中之王。』

於是獅子和其牠衆野獸都情願做他的臣子，這狐出外旅行的時候，就騎在獅子的背上，對於各等野獸，一概都是作威作福，而且在狐羣中，則尤其使用高壓手段。不久這狐送食物給他的母親，她早已聽得這回事了，就叫來人對她兒子說，國事勤勞，不必顧慮及她。這差遣聽到此話，心中充滿妬忌，回來對衆野獸說：『你們的皇帝不過是一隻狐而已。倘若你們要尊敬他，爲什麼不來尊敬我們？他和我們正是一樣的。』

衆野獸說：『和你們一樣。什麼道理呢？他的顏色完全和你們不同。』那隻狐答道：『至於顏色，只要等到春王正月。在那月的牛星之夜，我們這些狐一定要叫的，如果不叫，我們的毛就要脫落了。這個問題不妨在那天晚上決定，而你們的皇帝之是否爲狐，也可以曉得了。』

那一夜到來，衆狐都高聲大叫；而這隻藍狐，恐怕他的毛脫落，也以低聲

叫着。但是聲音雖低，已被衆獸聽到了。於是他們方纔曉得他們的假皇不過是一隻狐罷了。至於獅子則因爲受欺太甚，不禁大怒，舉爪一掌，遂將這狐打死。

格言 雖然身居高位，不可以勢凌人。

十四 竭力於蚊虻而吞駱駝

一旅行人看見一隻鸚鵡用他的翼拂水使清，問他是什麼意思。鸚鵡答道：『我的拂水使清，目的是要驅去衆蠅飲水，以至損失性命。』鸚鵡飛去。再走了一段落，這旅行人又看見這隻鳥棲在一堵牆上，正在念祈禱辭。這旅行人心中甚喜這鳥的虔誠，於是走到他所立的地方，卻看見他正忙着吃蟲。

在同一行程中，這旅行人走入一所住宅，只見屋主正在請一個和尚吃飯，原來他是請來做佛事的。在和尚面前的地上有一塊金子，這和尚就很狡猾的在他的祈禱杖上黏了一塊蠟，於是偷偷將金子拾了上來，而藏在外衣

的懷內。及當和尚離開這屋時，看見他自己的衣服上黏着一條線，他就很驕傲的將線還給主人，口稱他是和尚，如果不是給他的東西而取了去，就是一椿罪惡。

格言 不可以爲僞君子。

十五 蛙和二雁

有兩隻雁，正在往南去行他們每年秋季的移居。一隻蛙請求帶他同走，這兩隻雁表示，只要攜帶的方法想出來，他們是很願意的。這隻蛙就拿來一莖不會斷的草，叫二雁各執一端，他自己則以口銜住中間。他們就是這個樣子飛向前去，不料底下有人看見如此，於是大聲贊美他們的方法，而且以爲他們的聰明能有此種發明，真是稀奇。這個自負的蛙，開口說道：『這個法子是我想出來的呀！』話沒有說完，便跌到地上，撞成碎片。

格言 當你要靜默方能安寧，切不可被自傲引出話來。

第十六章 故事

人類的思想，於文學中表現出來的極多；而且他們的生活，也可由此窺見一斑。其緣由是因爲生活和思想是有聯帶的關係，而文學則又建立於思想的基礎上。所以每一民族，必有一種故事。不要說別的，只要看上面所舉的十五則寓言，雖然來源不可考，但是其中喇嘛教的色彩卻是很濃；而且受有中國內地的影響，字裏行間，亦可看出一二；蒙古人的道德觀念，也可以得其大概。現在更由與蒙古人居一書中譯了四篇故事，蒙古人的宗教思想和道德觀念，更可由此有進一步的了解。至於作者的姓名雖不可考，但是在文藝界中能獨樹一幟，卻是不能掩沒的。所可惜的，這幾篇文字由蒙文譯爲英文，又由英文譯爲漢文，文字的美點總不免要受到損失了。

一 出家人

當蒙古人要鼓勵人家能將生活供作他們較高的宗教事業之用時，他們有時候就告以下面這個故事。這故事自然是他們衆多宗教軼事中的一个很通俗的事實：

某喇嘛有一次來到一座山旁，使他自己可以深思，可以禱告，而且可以研究。他專心致志的祈禱了三年，希望可以看見菩薩。但是三年過去，而靈異卻無所見。心灰意懶了，志氣消磨了，而且困弱乏力了，他就離開山居，回至他所常游之地和人煙稠雜之鄉。一路行來，走到巖石嶙嶙壁立峻峭的山麓，見有一人正用一根頭髮要將此山鋸開。於是喇嘛問他『你做的是什麼一回事？』那人答道：『我正要将這座山鋸開呢。』喇嘛道：『什麼，只用一根頭髮嗎？那是不可可能的！』那人道：『啊！不，此非不可能，忍耐和堅持便能够使我用一根頭髮來將此山鋸開的。』對於這一件事喇嘛深覺驚異，於是退而深思：

『以一髮鋸山，真是一件無望的工作了。而此人卻得意揚揚的坐着工作。我不當就此灰心，我曾奮力三年，以求菩薩之出現，但是因爲未見成功，我就灰心了。和這個人情形比較起來，我的三年算什麼東西。我將轉去再試三年。』

他回去又做了三年的功夫，受盡了千辛萬苦，而靈異卻仍舊沒有所見。又灰心了，他捨棄了圖謀，又動身回到塵世。他於路上走到一座山，見一人有一極大的罐，不時有滴水由巖石上滴入鍋中。

喇嘛問道：『你幹嗎？』那人道：『我要用此將水盛滿呢。』喇嘛說：『什麼？要用這些不時滴下來的水來貯滿你這樣大的一隻罐嗎？』那人道：『這種手續固然慢，但是總有時候可以充滿的。』

喇嘛對此又覺驚異，而發深省：『我化了六年的功夫來求菩薩之一現，不能得着，便覺心灰。倘若此人能心滿意足的等候以這種遲緩的手續來盛滿他的罐，我便不該因等候六年沒有成績，而覺心冷。我再轉去幹他三年。』

他轉去了；三年過去，但是仍舊無所出現。他此時傷心已極，終竟捨棄了全部功夫而歸至塵世。在一座山脚，他看見一隻可憐的雌狗。滿身都是傷痕，蟲蛆聚集其中。喇嘛就止步不走，心中考慮着當如何去做。倘若他將狗身上的蟲蛆除去，而將牠們擲在地上，牠們是要死的。倘若他不將蟲蛆除去，這隻狗是要死的。當此左右爲難，他想出一個主意，將他大腿的肉一半與蟲，一半與狗。他正在如此做起來，那時候他的上面現出一道光明和一個顯形——畢竟他看見梅脫利耶 *Maitreya* 菩薩了。看看這隻狗——他已不見了，這不過是一種顯形罷了。

梅脫利耶問喇嘛是何等樣人和所爲何事。喇嘛便哀訴一番，他雖然是一個懇切的求道者，但是在黑暗之中，而且沒有什麼靈異和出現，已經足足的九年了。忽然間這個顯形光華奪目的服裝，變成實像。梅脫利耶說道：『你真是個蠢漢，這些年數我永不會離開你二寸之遠呢。看吧！你不見你的口沫』

和鼻烟沾污我的外服嗎？」梅脫利耶如此說，這位喇嘛忽然間而且立刻達到菩薩之神位了。

二 好皇帝和惡皇帝

他們如果想褒善貶惡，就可以說下面這種故事：

有一個好皇帝，他很能夠憐貧恤苦，又能夠佈施窮喇嘛。他對於無論那一個也都寬洪大量，而且化費得很多，以致後來他自己所留無幾。他只有一個兒子，他臨死的時候，又吩咐他仿效他的樣子，一切照父親的樣做。他如果有東西，而爲他人所沒有的，就當分給他們。

父親死了，兒子繼承王位，他所受到的只是一種貧乏的遺產，而且依着他父親的遺訓，這位少主立刻變爲極其貧困。他的父親之教訓是很明白的：『如果你有一碼布，而且遇到沒有布的人，你便分一半給他；倘若你有兩杯粟，而且遇到沒有粟的人，你便給他一杯。』這位少主依着這些教訓，最後只

剩有十個銅錢了。一個討飯的喇嘛來了，他又給他五個銅錢。他只有五個銅錢留着了，於是主張跟着這個討飯的喇嘛。這喇嘛也極其歡喜，他們倆就一同動身。

又有一個惡皇帝，不住的以壓迫和劫掠加在百姓身上，於是積成鉅大的財產。他有三個兒子，而且臨死的時候，他又吩咐他們繼續他的劫掠和壓迫政策。他的能夠發財是由此而來，而且他們也當照父親的樣做，以此保持財富。他們隨着父親的忠告和先例，而財產也日益增加。

這個好皇帝的窮兒子隨着他的教師的命運和艱辛，到得惡皇三個兒子的朝廷，於是他們把他當作一種奇異和輕蔑的東西。他們自己對自己說：『我們父親警告我們反對那個皇帝的政策，真是不錯的。他的兒子現在已到得討飯的地位了。』所以他們稱贊父親的聰明和他們自己的幸福。這個當兒，小兒子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他對兩個哥哥說道：『倘若我作爲兒戲與

這個喇嘛連絡，而與他一起旅行，去看看這位無錢的皇帝的受苦。不曉得你們贊成不贊成？」他們說：「好極！必定要這樣做。回來還要告訴我們一切事情，那末我們就可以將他受苦的故事作爲消遣了。」於是這個小兄弟和喇嘛連幫，三個人成爲一隊。這個喇嘛和兩個徒弟就此起程，他們受着如此一種通常的苦辛和慰藉——飢渴和疼痛；食，飲，款待和休息。最後他們來到一座大山，山麓有一孤獨的帳幕，既貧苦，又襤褸，而且已成黑色。幕中的居者只有兩個老人。這些旅行人就在那裏止宿。這兩個老人自己沒有兒女，於是請求喇嘛將兩個學生分給他們一個。喇嘛叫好皇帝的兒子留在這裏，但是這個青年卻不願意，他願做教師的學生，而且無論如何不願和他的教師分離。這個惡皇帝的兒子卻已經倦於漫游的生涯，允許留在那裏。於是就將他留在後面，喇嘛則和他的徒弟爬上山去。他們已經走了許多路了，喇嘛說道：「啊！我的念珠還留在幕中，這是放在西邊的，你去拿來。不要走進帳去，只可

以遠遠站在外面，叫他們拿出來。」

過了一忽兒，這個學生回到教師跟前，身體發顫，面孔灰白。先生問他道：「事體如何？」學生答道：「啊！我看見老人和老婦變成可怕的動物，正在吮這個惡皇帝兒子的血呢。」喇嘛說：「正是如此，他到這裏來看你的苦惱，現在反而使你看見他的了。」

到得山巔，喇嘛說道：「我現在一定要和你離開了。」這個學生很悲傷，而且求他的先生再等一會，在他離開以前，教他一些東西。先生允許了，就費了幾日的功夫來教他的徒弟，其中有一種，就是教他飛在空中的技術。

等到他飛行術已有大進步了，他的先生說道：「去到東方，看看有什麼事情，再回轉來。」這個徒弟就去看了。這是一塊大地方，其冷無以復加，在那裏所有的人已凍成僵硬，他們的身體都繼續不斷的橫裂開來。在這些受苦的衆生中，他又看見這一個惡皇也在受此酷刑。先生說：「現在你又可以飛

到那一邊去看看有什麼事情，再回轉來。』這個徒弟飛向前去，看見一塊地方充滿着長林，豐草，奇花，異果，生趣盎然。他又看見他的父母坐着黃轎，肅肅雍雍的擡着走，後面跟着一班崇拜的喇嘛。他叫父親，不料父親卻不注意及他；他和父親打招呼，但是也置之不理。他是明明白白的認識他們，而他們對於他卻毫無認識的表示。及到他看得個飽，方纔回到他的師父跟前。喇嘛說道：『是的！你的父母在塵世上的生活是善良的。而且是有功德的，所以現在得到報酬，這就是你看見的情形了。因為他們的善行，他們已經達到菩薩的地位，而享受你所親眼看見的幸福了。』這個少年問道：『但是爲何他們不認識我而且不理我呢？』喇嘛道：『這是因爲你未曾脫卻肉身的緣故，』喇嘛就此離開他。誰知這個喇嘛，並不是以前所見的討飯和尚了，原來是釋迦牟尼呢。

三 術士

當他們要令那些懷疑術士的力量的人們深銘於心，他們就講述下面這個故事：

一個著名的術士，他的功績是已爲人所公認了。當時有一個鹵莽的少年，以爲這個術士也許有大力量，但只可以騙得他人，卻不能騙得他。這個術士聽到他的誇談，就將一個精緻的馬鞍放在一匹雄壯的黑馬上，而騎到這個鹵莽少年的住所，談鋒馬上轉到術士虛擬的能力。這個少年十分願意將他們來作一試驗，術士對於這件事體也很同意，不過他正有雜務縈懷，要把它弄個清楚。就是有一個華人要到他的房子裏來，如果不還清從前欠他的十兩銀子，他就不肯離開這屋。如果沒有現款，這個華人以爲若將這馬給他，倒還可以滿意。但是術士自己不願將一匹值銀三十兩的馬來抵銷十兩的宿欠，所以特來將這馬以二十兩銀子賣給少年。這時候少年的老婆正泡出三杯茶來，一杯是給術士的，一杯是給他丈夫的，一杯則給她自己，而他的丈

夫已經出去看馬了。當他看馬時，忽然失了知覺，不知他自己現在何處，而且是徬徨於一無人之地。及到後來，他走到離海岸不遠一座山麓，有一孤立的茅舍，居着一個寡婦，不知她的姓氏。這個少年也不能說出他自己的真名實姓，不過寄居簷下一二日罷了。

臨別的時候，他又不走了，因為實際上他是無路可走的。於是提議和這個女主人結婚，結婚已過，他們就約定各司其事：女的上山打柴，汲水和管理一切家務，男子出去打獵而供給食物。時期到來，生了一個孩子，父母大喜之下，說道：『啊！我們現在有三個人了，而且不必怕了。』過了兩年，又生一個孩子，他們說：『啊！我們現在有四個人了，而且過活可以無憂了。』六年過去，一日，父親背了一隻鹿回家，母親則帶着一把柴走近房屋，看見小的孩子正向着海爬去，忽然滾進海中；大孩子打算去救他，於是也跌了進去；於是做母親的，此時如癡如狂，爲着救兩個孩子，也就跌入海中。父親連忙將死鹿擲在地

上，衝到海濱，但是已經晚了，一切都完事了。而且他又只剩得一個人了。一二月之中，他又是苦極了，倘若他去打獵，他就沒有柴燒，倘若他去打柴，他又無物可以燒起來喫。結果來他又失去知覺，而且不知身之所在。只看見一個帳幕，好像是他自己的一般，前面吊着一匹馬。後來他的老婆怒氣沖沖的問他，是否在茶沒有冷之前，他是不打算喝的。如此一來，方纔回復了知覺。

真理曾經現在他身上了，他曾受着術士的力量了。他嘗徧六年多的苦樂，其實還不及一杯茶變涼的時間呢。

四 畫工和細木匠

如果有人設了惡計害他的鄰居，他們想加以阻止，不妨說說下面這個故事，足見害人者適以自害：

某皇帝登位，他的人民中有一個畫工和一個細木匠，他們倆意見很深。一日，這個畫工去到少主跟前，說道：『你的父皇已重生於天國，遣人來召我。

及我到他跟前，看見他極其快活，真是不能想像。而且他又給了我一封信。』這封信是寄給少主的，寫着：『現在我身居天國，是很快樂的了。我正要在這裏建築一座廟宇，所以我兒可將城中那個細木工名叫廣喜的送到我這裏來。國家在你管理之下，能够日見興旺，殊足欣慰；而且對於你的黽勉從事，我在這裏還當竭力輔助你哩。』

少主看見信的內容，很覺得快活，於是將這個細木工叫了來，對他說道：『我的父親現在重生於天國，所以差人來叫你去替他建造一座廟宇。』說完，將信交給他看。這個細木工眼看着信，暗暗的思量道：『這件事體真是不成話。這個畫工總是不懷好意的。』他自己如此想了一回，問皇帝道：『我如何可以往天國去呢？』於是皇帝又問畫工，畫工答道：『將這個細木工和他的傢伙放在中央，四面堆着乾柴，潑上了油，然後又擂起鼓來，敲起鈸來，吹起笛來，奏起琴來，將柴堆放起火來，這個細木工就可以煙爲馬，騎着上天去了。』

這也是你父皇所說的。』細木工答道：『我未去之前，還有些事體要預備。不過七天之內，我總可以動身。』於是他回到家中，將畫工想出惡主意來害他的情形從頭至尾對他的妻述了一遍；並且他想了一條計策避免災害：從房子裏掘了一條地道，直通到他將要焚化的地點，地道終止的地方，蓋上一石頭，再用沙泥鋪在上面。

第七日一到，這個皇帝以爲可將細木工送給父親了。就勒索衆百姓各送一籃柴和一瓶油來，堆在一起。將細木工和他的傢伙放在中央，而舉起火來，鼓兒打着，銅鈸撞着，笛兒吹着，火燄跳着，這個細木工就於烟火迷蒙之中，鑽入地道，背一背傢伙，回家去了。畫工指着升至天空的一卷卷濃烟，說道：『細木工去了！』這些觀衆也歡天喜地的散開，說着：『細木工上天去了！』

在一個月的時期中，細木工靜悄悄的臥着，每天以牛乳洗身，使得皮膚潔白。等到一月過去，他穿了一套綢衣，去見皇帝。而且帶着一封信，當做是老

皇寄給兒子的。信內寫着：『你能勤治邦國，我甚欣悅。細木工廣喜已經替我在此處造成一廟，你當給他以相當的酬勞。但是此廟還要裝飾，你可以將畫工永喜送到我這裏來。送來的方法，就和從前送細木工的一樣。』皇帝問道：『你到天上，我的父親看見你快活嗎？』這個細木工維恭維敬的回答，彷彿他真往天上去過的一般。少主很歡喜，賜給豐富的報酬。又叫人將畫工召來，他看見細木工皮膚白淨，身穿綢緞，真當做他是不曾死，不過往天國去走一次，而且轉來了。這個畫工既然以爲他的敵手真騎着烟馬上天，所以也表示願意七天之後動身。時期一到，這個畫工就和他的漆和刷放在油柴之中，舉起火來，烟頭蓬蓬的上升，火燄燒到他的身上，他痛得四面亂跌，而且高高的狂叫。但是已爲鼓聲，鈸聲，笛聲，琴聲所掩沒，他的叫聲不能聽見了。於是他就燒成灰燼。

國家圖書館



002875647



3

籍